越南！越南！

（英）菲列克斯·格林



附錄：從越南戰爭到印度支那戰爭

七十年代月刊編印

越南！越南！

附錄：從越南戰爭到印度支那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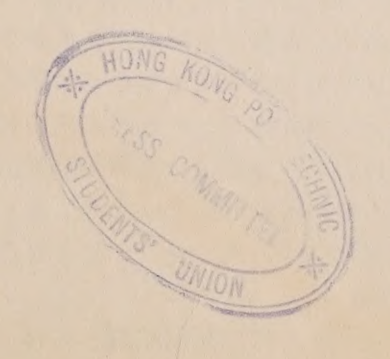


越南！越南！

（英）菲列克斯・格林編著

附錄：從越南戰爭到印度支那戰爭

（附錄部份由七十年代月刊編寫）



七十年代雜誌社出版・1971年

序

越南戰爭像一團烏雲圍繞着我們。戰爭的本質是殘忍的。這場戰爭與美國參加的其他戰爭有不同處，因爲從未有過一場戰爭是用這麼可怖地集中的力量來對付一個這麼小的國家。它的極度機械化的兇殘程度是空前的。美國的青年人從來没有被命令去用這樣的違反國際公法及人道原則的方式作戰。

美國當政人員每天都在作着關於越戰政策的陳述，而他們的聲明和演詞都得到廣泛的傳播。這些政策並得到澳洲的軍隊支持，和英國政府的口頭支持。

這本書提供了反對這些政策的事實。但它不是全部的證供，因爲這樣會需要洋洋巨著。它只是敍述出一系列準確的顯著事實和决定，説明導致一個最富强國家與一個細小國家開戰的過程。

雖然這本書不留餘地的譴責美國的政治、軍事領導人，但它却不是懷着惡意來寫的。相反地，我對於那些與我多年相處的美國人仍抱着不可動搖的信心。我深信——宇丹也表達過這種想法——如果美國人民對越戰背境及在他們的名義下做的事情知道得多一些，他們就能够、而且一定會立即堅持這場戰爭必須結束。

由於支持美國在越南的政策，英國和澳洲也要負道義上的責任。誠然，没有人應該低估今天美國施加在它的盟友身上的巨大政治、經濟壓力，但在一些爭論之下——越戰必然是其中之一——這些壓力必須遭到抵抗。朋友的義務，不能包括對於在人道上説不過、在政治上也站不穩的國際行動予以支持。爲了表現友誼，英、澳應該勸阻美國停止使千百萬人受苦、使它自己立於政治及道義上崩潰邊緣的行動。

菲列克斯・格林

一九六六年於加州

越南！越南！

（附錄：從越南戰爭到印度支那戰爭）

＊

「越南！越南！」部份

原由倫敦佐納頓岬公司出版

菲列克斯・格林編著

＊

附錄部份由七十年代月刊編寫

＊

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出版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 83 號三樓）

＊

香港光藝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地址：香港英皇道 657 號四樓）


美國本土和越南
兩國的面積比較和美國在遠東的主要基地
日本
三澤
南朝鮮
橫田
府中
立川
牙山
厚木
橫須賀
佐世保
千島
小笠原羣島
中
國
巴基斯坦
印度
奄美力島
冲繩
台灣省
那覇
台北
緬甸
北越
台南
嘉義
老撾
大南
泰國
南越
柬埔寨
關島
安德遜島
金蘭
邊和
阿加尼亞
菲律賓
馬來西亞
空軍基地
海軍基地
潛艇基地
第七艦隊

目 錄

攝影的報導
（圖片部份）

美國和越戰
（文字部份）

附錄：
由越南戰爭
到印度支那戰爭

正如現在一樣……法國將軍在解釋為什麼成功是肯定的。



正如現在一樣……外國僱傭兵進入越南去殺害越南人民。





戴嘉樹將軍，在奠邊府的法軍司令。

日內瓦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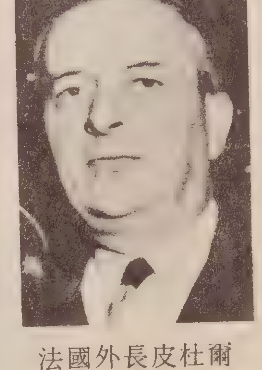
英國外長艾登



蘇聯外長莫洛托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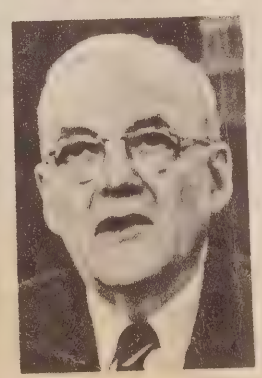
中國外長周恩來



法國外長皮杜爾



范文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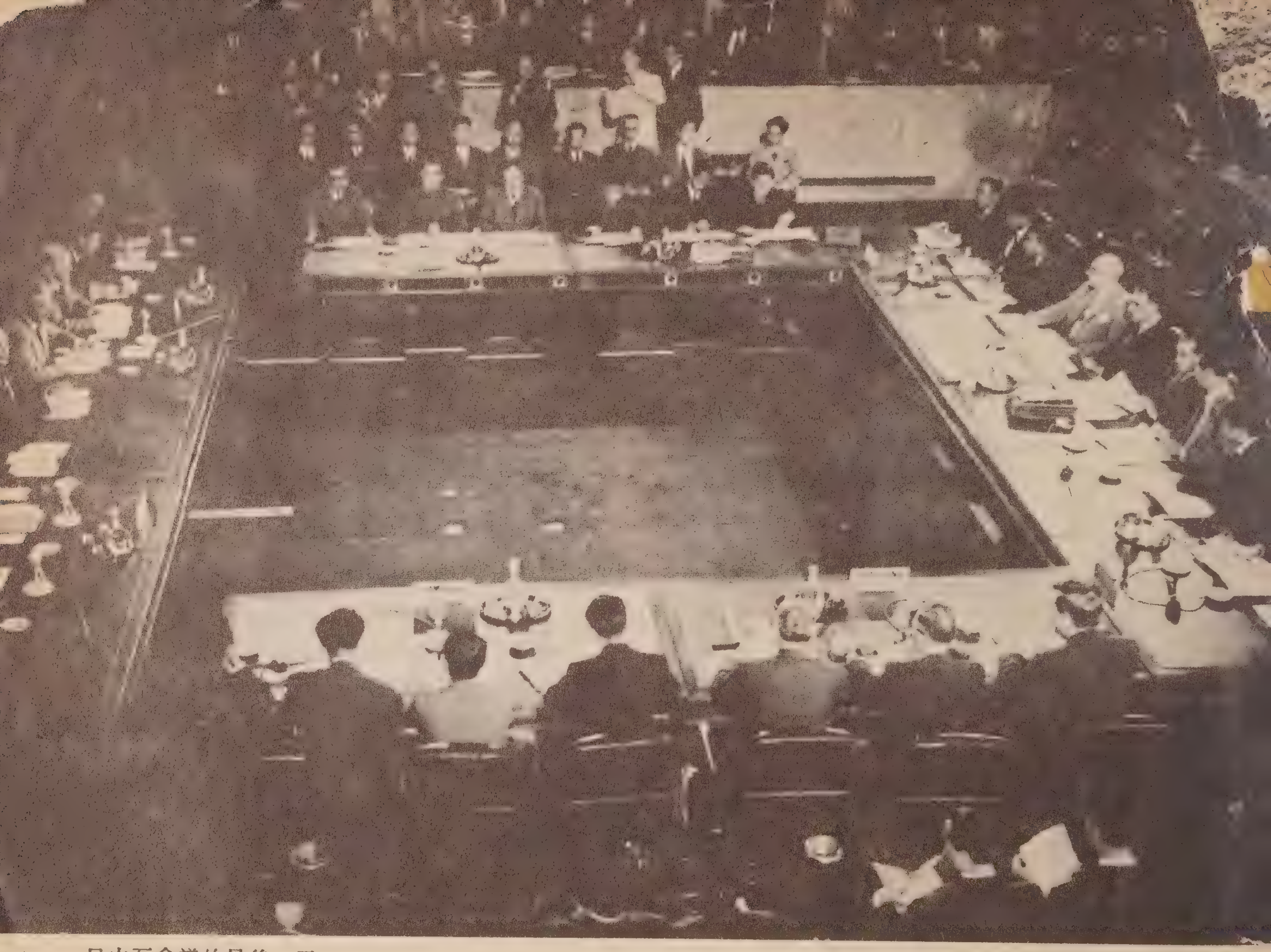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

一九五四年五月，在日內瓦召開了一個會議，討論解決法國在印度支那結束統治後所帶來的政治問題。

有九個國家參加會議。美國代表申明反對任何使越南獲得統一、獨立的協定。

與會國終於同意暫時把越南分割為兩區；決定於一九五六年以前在國際監督下進行選舉；在選出統一的政府之前，與會國不得派軍隊進入印度支那。美國不同意這些協議，但保證不用武力干涉。



日内瓦會議的最後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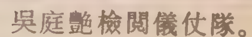
北方有所準備

美國在整個一九六五年中，都加强對北越的轟炸。在一段爲期十個月的時間裏，北越境內遭受過二萬次空襲——平均每天幾達七十次。在一九六六年裏，轟炸的比率超過一倍，當時只有海防和河內才免於受到連續不斷的襲擊。

北越政府預料河內遲早會受轟炸，幾乎在每條街道上都掘有防空洞。






吳庭艷檢閱儀仗隊。


杜勒斯與吳庭艷在華盛頓畫像前。

美國選中了吳庭艷

吳庭艷，越南貴族，法國統治下的行政官，被送到了美國。由於他極力反共及反對法國的政策，得到了天主教會及其他人仕的支持。完全没有徵詢過越南人民的意見，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就挑選了他充當南越政府的元首。

挑選了吳庭艷，美國就把自己的權力、財富及榮譽，與一個暴君的極權和幻想聯結在一起了。

從這時起，美國正一步步地陷進這無邊的泥沼中。

在美國,吳庭艷不斷地得到有勢力的人仕的支持。「紐約時報」稱譽他爲「一個有虔誠的宗教信心的人」，約翰遜稱他爲「越南的邱吉爾」。

美國大主教史標曼與吳庭艷總統。

吳夫人，吳庭艷的弟婦，越南的第一夫人。

吳庭艷

沒有一幅照片能表達出吳庭艷的黑暗暴政，以及他給人民帶來的痛苦。

美一吳政府不能進行甚至是最急需的社會改革。這小小的統治者的貪污腐敗把國家帶到崩潰的邊緣上。半數的工人失業；黑市及囤積居奇使糧食漲價，成千上萬的人處於饑餓中；騙人的「土地改革」只是造福了有錢的地主而非農民。

依靠美國的支持，吳庭艷及其家族用盡一切手段去鎮壓反對者。在恐怖統治中，允許特別軍事法庭只判罰死刑或終身監禁，而不准上訴。數以千計的無辜人民被施刑、判監或殺害。

吳庭艷政府的維持費有百分之七十是靠美國資助的，軍隊由美國發給新槍及供應裝備。只有美國的勢力站在吳庭艷與人民的憤怒中間。

經過八年悠長而可怖的日子，當美國終於不再支持他的時候，吳庭艷在人民的歡呼下立刻遭到殺害。

吳庭艷以後的幾個南越政權都不能改進人民的生活情況，沒有一個人能成立一個國民支持的政府。

民族解放陣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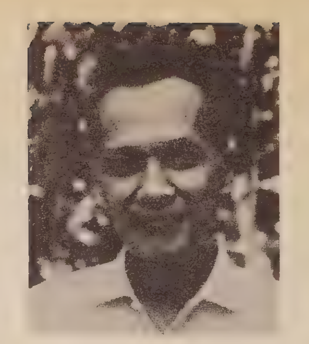
一九六〇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成立，以對抗美—吳政府的殘暴政治壓迫及整個社會的不公平。它喚起了迅速的響應。在兩年內它控制了百分之八十的南越農村。它發展了一支軍隊（西方稱之爲「越共」）。在控制區內，解放陣綫把土地分給農民，辦學校，給農村帶來了初步的醫療服務。民族解放陣綫主席是——今天依然是——西貢律師阮友壽。他由於反對被外國控制的政府，而多次的被法國及美—吳當局逮捕下獄。在中央委員中有佛教徒、天主教徒、商人、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自由知識分子，及來自農民組織和山區少數民族的代表們。

民族解放陣綫提出了極其適當的十點綱領。它明確地希望得到廣闊羣衆基礎的支持——它達到了這個目的。解放陣綫的綱領不號召立即與北部統一。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的一些領導人（1966年）

1. 阮友壽，主席團主席，律師。
2. 馮文恭，副主席，醫生。
3. 黃晉發，副主席，建築師。
4. 阮氏定，解放武裝力量副司令。
5. 阮文吉，修道院院長。
6. 陳文成，解放陣綫駐中國代表。
7. 阮文孝，主席團委員，教授。
8. 胡惠波，天主教神父。
9. 釋雄修，佛教僧侶。

（譯者註：上述名單與職位，在1966年以後會有變動，這裏悉照原文，未予列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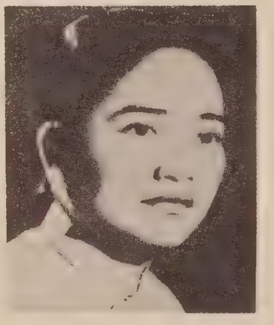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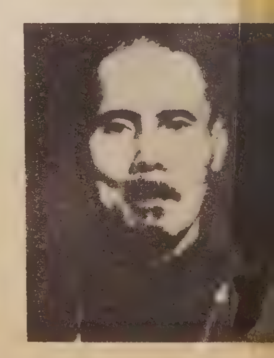
4



5



7



8

最初游擊隊用自製的原始武器打仗。



不久，他們便使用擄獲的美製的槍械打仗。

鄉村中的民兵正在接受軍訓。

在解放區中開辦學校。



在叢林中，解放陣綫的戰士在擄獲的來福槍榴彈中焊上鋼刺。合衆社的圖片說明這樣寫道：「關於美製武器、彈藥的供應，是源源不絕的。」那個燒焊機具亦是美國製品。



美國的「顧問」



美軍用直升機運送西貢軍隊，並在空中保護他們。

雖然美國在越南的部隊不斷地增加，但是美國仍然説着它在越南只提供「顧問」的謊言，儘管已經没有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再相信這些鬼話了。

一九六二年，已有一萬名美軍在越南，但是官方説他們並没有介入戰鬥。不過報紙却有不同的想法，「紐約時報」的哈拔仕譚寫道：「美軍與南越軍一齊開步，一齊戰鬥，一齊死掉，很難有比這更進一步的介入了。」

美軍教官教西貢士兵白刃戰的基本動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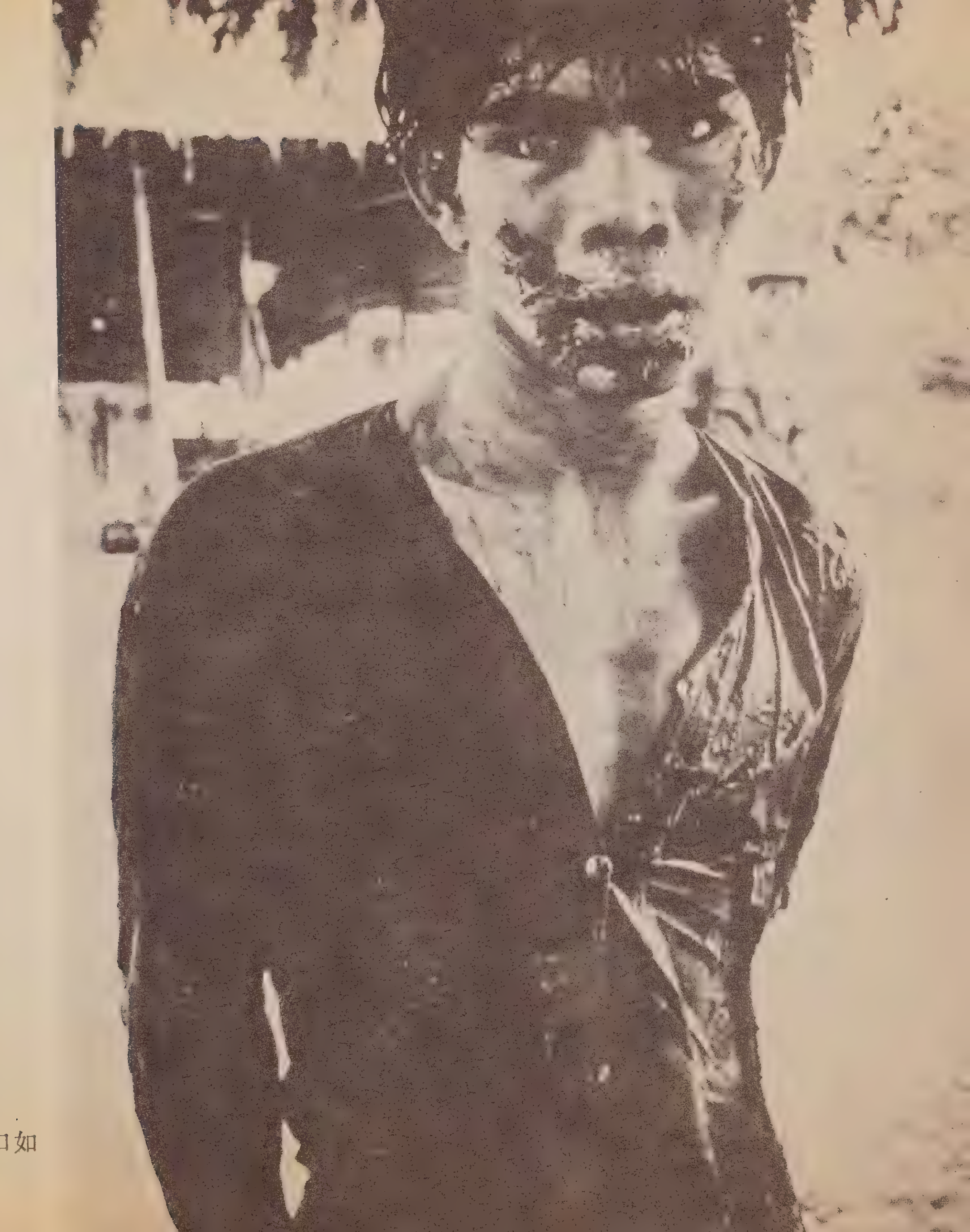
在登機前，美軍向西貢士兵宣讀指示。

在美軍監視下拷問俘虜。

「關於施刑照片的新特點是：這些照片都是在拷問者的同意下拍攝的，附加的標題也沒有半點兒譴責的意味。這些照片彷彿是從關於螞蟻生活的書中剪出來的一樣。『經過一場勝利的掠奪後，白蟻採取一些預防措施來對抗紅蟻。』但畢竟這些是人，不是螞蟻。照片中的拷問者屬於一支沒有了美國的援助便不能生存的軍隊……西方世界滑向野蠻的速度看來更快了。」

——加拉罕・格林





這個人經過酷刑之後，仍是守口如瓶，結果被槍斃。



「不只一次，越共嫌疑犯經盤問後被拖在行駛的裝甲車後面，這時常會導致極其痛苦的死亡。」

——麥爾康姆・布朗：

「戰爭的新面貌」

越共嫌疑犯在盤問時被倒吊着。



越共嫌疑犯受灌水酷刑。



西貢士兵用刑迫供。



美國海軍陸戰隊將嫌疑的越共同情者帶回問話。




在戰爭中，一直升機企圖援救另一直升機，但不成功。



國在對抗解放力量的戰鬥中却不能取得軍
其他可能導致勝利的方法。美國國內正加
山區、北極和沙漠作戰的武器。就像德國
試驗新武器一樣，現在美國開始使用華爾
實驗室」。
武器中，有對付稻田的毒液噴射劑；對付

因爲我們不知道我們在幹些什麼。



新的戰爭

儘管武裝佔盡優勢，美國在對抗解放力量的戰鬥中却不能取得軍事上的勝利。美國開始找尋其他可能導致勝利的方法。美國國內正加强研究及製造適應在森林、山區、北極和沙漠作戰的武器。就像德國和意大利借用西班牙內戰去試驗新武器一樣，現在美國開始使用華爾街雜誌筆下的「南越現成的實驗室」。

美國開始在南越試用的武器中，有對付稻田的毒液噴射劑；對付森林的落葉劑；對付平民的有害氣體；燒光村落的汽油彈；還有那些彈出成千顆碎片的殺傷武器。

精巧的裝置用來幫助飛行員偵察出躲在森林裏的人，即使是在晚上；高度發展的空對空飛彈，及其他軍事技術，都被大量地介紹到越南來。

受難的，當然就是那裏的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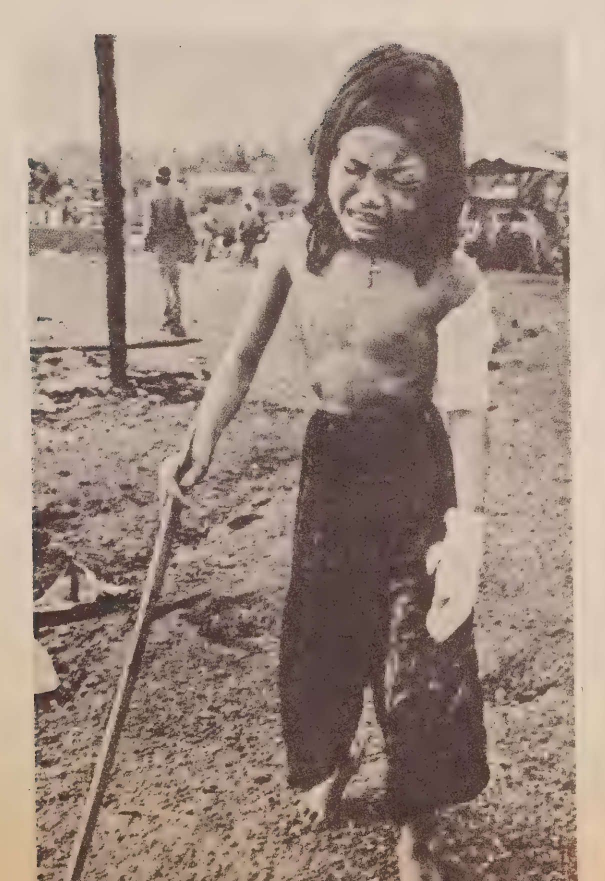
美國 C—123 型軍機在南越叢林中噴灑有毒的化學藥品。





現時在越南使用經過改良的汽油彈含有多苯乙烯，更具黏性，燃燒着的油漿一經沾上皮膚，便不能擦掉。

美國是唯一生產汽油彈的國家。





在越南使用的噴火器及噴霧器。



在三天的圍攻中，巴正村受到轟炸機、火箭及炮彈的侵襲。



美軍搜索嫌疑份子時，南仁村中的兩個小童。



在以往的戰爭史中，我們曾見過高年的平民兩手被縛，身上掛簽，眼不能視，口不能言的情形嗎？







美國第一七三空運師的坦克車正準備投入一場大規模的戰鬥。




U.S. ARMY



「人類在我心中、和我一起受到摧殘。我們不應該驅散或試圖忘記這種憤慨，這種愛的最激情的形式之一。」　　　　——喬治・桑



「他們不合作，否認已有很多成就；否認軍事計劃、經濟計劃、社會計劃、情報計劃、技術計劃都有了很大的成就，否認已跨上勝利的跳板。」

——美國駐南越大使洛奇



被美國傘兵在游擊訓練營中捉去的兩個女孩子，一個十七歲，一個十四歲。

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向着一間鄉村小屋的瓦礫開火。





當美國—西貢軍隊搜索附近時，受驚的一家人在田間等候。







生計仍然一定要維持下去。



戰爭升級

一九六五年初，南越的局勢在迅速的崩潰中。西貢的士氣已降到新低點。政府軍隊中的逃兵率從没有這麼高。解放力量——即使面對着所有的先進軍備——仍然佔着主動地位。華盛頓決定突破在森林沼澤中的苦戰以挽救局勢——它認爲在一條擴大的戰線中勝利仍然是有可能的。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日，美國空軍開始有系統地二十四小時轟炸北越。越戰開始了一個新階段。



國務卿魯斯克爲轟炸北越辯護，說這種行動是「制止北越侵略南越」的途徑。



今天河内的主要街道。



北越一個典型村落裏的一條大街。

百分之九十五的北越人住在這樣的村莊裏，其他的則散在田野間。許多村落都在空襲中被美軍炸毀了。

日間在北越的路上沒有車輛——即使是來往兩個村莊之間的水牛車都會遭到轟炸或掃射。

耕田方法在西方的眼中是原始的；農村電力很少，甚至城市中的電氣化程度也不高，工業仍在萌芽時代。

北越的人民很堅決，很團結，而且十分肯定他們終會勝利——「勝利」的意思是指美國撤出軍事力量而不再干擾他們的國家統一。

一隊 F 105 飛機在北越上空投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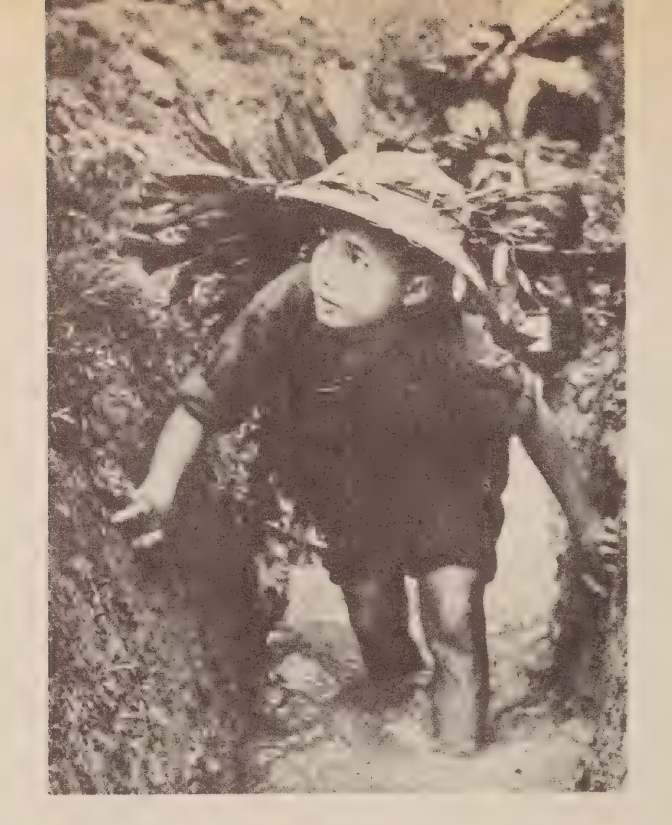
這是河內以南的南定省省會的一所幼稚園，它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五日被炸毀，進門處的字的意思是「增進我們孩子的健康」。





以前這裏是南定省省會的合作社工人住所。這城市分別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八月四日及九月十五日被襲，其中兩次襲擊都是在晚上。

美國國防部長麥南瑪拉於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說過：「每個目標都是在詳細研究過偵察照片後才作出選擇的，以保證它是遠離民居的市區。」



即使是少年人，就像這個十六歲的孩子一樣，也參加民防工作——在空襲時執行傳訊及聯絡工作。

北越人民採取一連串的防衛措施來對付空襲。除了正規軍隊外，很多平民都加入了他們稱爲「自衛」的組織。當飛機在對村落作低飛或俯衝掃射時，有時會被自衛隊的槍砲打下。平民們也接受游擊技術訓練，以應付美國可能從陸路方面的進攻。





在一個村鎮外邊，自衛隊佈防的情形。



在橋樑及其他目標附近，都設有機槍崗位。

正規軍操作着架在大城市及重要目標周圍的高射砲。

在北越，頻密的空襲使農民們甚至在田間工作也常要隨身携帶槍械。在任何時間，美國飛機都會從雲中竄出來進行轟炸或掃射。

許多時候，一些微不足道的東西也成了目標——例如横在一條小溪上的一道小橋。北越軍曾經説過：「美國不能用轟炸打敗我們，他們得要在地面上與我們對抗。」





南方的日益强大的反抗

在南方，平民對西貢政府與美國的干涉掀起越來越廣泛及激烈的反抗。在許多情形下，西貢軍隊常要被召去鎮壓學生、宗教團體和其他呼籲結束戰爭的人士。

阮文追，一個年青的電器工人，以企圖謀殺麥南瑪拉的罪名而被判死刑。他於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在西貢就義前向記者發表談話，他沉着地說：「你們是新聞記者，一定很清楚知道發生了甚麼。侵略我們國家的是美國，用飛機炸彈殺害我們人民的就是他們……我從來没有幹過違背我們人民願望的事，我幹的只是反對美國的事情。」當一個牧師要替他作懺悔的時候，他拒絕了。他說：「我没有罪，犯罪的是那些美國人。」就義前他不用蒙眼：「讓我看看我們美麗的國土。」他從容就義。當第一排子彈射向他的時候，他高呼：「越南萬歲！」在南北越及一切反對美國的人們的心中，阮文追成了一個英雄。



防暴警察對付反西貢政府和反美的示威。

一萬南越人示威反對美國及阮高祺。



在南越城市中爆發了很多反對繼續戰爭及反對美國的示威遊行，政府曾採用嚴厲手段對付他們。








PHOU
TRANG



在西貢的一次反政府示威中，佛教僧侶及婦孺赤手撕開有刺的鐵絲網。



在大南美國空軍基地，轟炸機準備另一次的出擊。

「……我們的路線是堅定的，我們的信仰是不會動搖的……我們不會逃避為了自由而需要我們做的事情。」

約翰遜總統，一九六六年六月



美國和越戰

1. 法國統治下的越南

越南於公元前二百零八年立國，在十九世紀時，它和其他亞洲國家一樣，成爲西方帝國主義的掠奪對象，法國工業的高速發展，需要原料及市場——而法國在亞洲的殖民地提供了這些。

一八五八年，法國軍隊以武力佔據了越南。從一八八四年開始，越南、老撾及柬埔寨就受着法國的嚴厲控制。法人建立了一個迫使殖民地對法國經濟獻出最大利益的制度，而完全不顧及對傳統社會形式的破壞。一小部份脫離農業勞動的「上層分子」被豢養起來，法國通過這些本土的上層分子，倚仗着它自己的軍力及殖民地官僚，統治着那裏的人民。在整個印度支那，法國顯出無上權威。

法國統治下的農民（佔人口大多數）受到極大的苦難。雖然印度支那的米和橡膠的輸出佔世界第三位，但人民依然貧窮。一九三九年，這裏的米的出口超過一百五十萬噸——佔總產量百分之四十——但每一個人在這種主糧的用量上，反比一九〇〇年減少了百分之三十。法國殖民地當局向人民徵收重稅以支付行政費用，很多稅收是非直接的，因而嚴重打擊了貧農階級。

就像英國統治下的印度，鹽稅成爲人們憤怒的主要原因一樣，法國人把鴉片、酒類、烟類及鹽的買賣操在自己手裏，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爲止。這些貨品的稅收佔了全區稅收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土地的制度，繁重的田賦及高利貸使越南農民的境況更糟，每年數以千計的農民因無法償還債務而被奪去土地。

法國統治的全面結果嚴重地破壞了越南經濟。它使少數的富人與多數的窮人對比更爲懸殊。在二十年代的後期，米、煤、橡膠佔了四分之三的出口，而只有歐洲殖民主義者及少數越南上層分子才感興趣的汽車、香水、紡織却佔了入口之五分之三。

經過了六十年的殖民統治，法國人經營了八十一個監獄——苦工營還未計算在內。只有百分之二的兒童受過初等教育，千分之五能進入中學；只有一所大學。在老撾全國，只訓練了一個當地醫生。在一九四三年，殖民政府購買鴉片所用的金錢，比較在教育、圖書館及醫院的支出要多五倍。

這些東西就是法國在越南的遺產。

2. 越南人對法國的反抗

在法國殖民統治的整個期間，越南經常發生農民起義，其中一些遭到了極殘酷的鎮壓。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為了博取越南人的合作，法國人作了放鬆控制的承諾。結果，差不多有十萬越南人被騙到法國參軍或當勞工。然而，法國的諾言並未兌現；戰後越南的情況並沒有得到改善。

駭人的不平等待遇、對反對者的殘暴鎮壓，以及驕橫的法國官僚，這一切都損害着孤立無援的越南人的尊嚴。一個曾到過法國的越南人後來報導：

> 「在法國我喜歡法國人，他們精巧、大方，其中有很多是我們的朋友。在法國我對法國人有愉快的回憶，但是這裏的法國人呢？我憎恨他們。那種憎恨你是不會了解的，因爲你不知道一個奴隸生活在外國主人的脚下是什麼滋味。」
>
> 夏勞・愛薩爾的「亞洲沒有和平」第一百四十六頁

戰後，居留法國的外籍人士中，有一個二十九歲的人，名叫阮愛國，後來被稱爲胡志明。他試行引起凡賽爾會議對越南命運的關注，他鍥而不捨地掀起反對法國殖民地制度及爭取越南獨立的高潮，得到了愛國者的稱譽。

在一九三〇年及一九三一年越南嘗試過數次起義之後，法國對所有

沒有冬寒憔悴景，
將無春暖的輝煌。
災殃把我來鍛煉，
使我精神更健强。

胡志明詩

民族主義黨派都極力壓抑，法國外籍兵團在全國揭開了恐怖的一頁，很多越南人（共產主義者，民族主義者，自由主義者）被關進牢裏，成千上萬無辜的人被處死。

在協助法國人進行殘忍鎮壓所有民族主義團體的省政府官僚中，有一個越南青年「上層分子」，名爲吳庭艷。就是這個吳庭艷，後來被美國政府選爲南越總統。

3. 第二次世界大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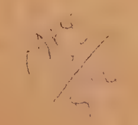
日本在一九四〇年入侵越南。當時與納粹德國合作的法國傀儡政府指令駐越南總督不加反抗，把這殖民地交到日本手裏，任由擺佈。日本人通過法國殖民官僚控制了越南，取得了米和勞力的資源。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前不久，日本人踢開了法國人，扶植了一個越南貴族保大，成爲傀儡「皇帝」。在以後幾個月當中利用他來統治越南。

日本佔領期間，所有爭取越南獨立的團體，成立了一個秘密聯盟——「越南獨立聯盟」，很多西方作家稱之爲「越盟」。胡志明是創始人。「越盟」在「不准法人及日人做主人，爭取越南獨立」的口號下加强活動。

抗日旌旗滿亞洲，
旌旗大小有差殊。
旌旗大的固須有，
小的旌旗不可無。

胡志明詩

在胡志明領導下，獨立運動聯合了美國及不受德國統治的法國人，在反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基礎上一致行動。當八月十四日日本投降時，在胡志明及越南民族主義者的腦海中，毫無疑問，他們國家的獨立終於來臨了。



4. 越南的獨立宣言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胡志明在河內向歡呼的羣衆發表了越南的獨

立宣言。在悠久苦難的歲月中，越南人奮力反對外國殖民主義勢力，爲本國的獨立自主而戰鬥。

越南的獨立宣言是值得再讀的：

「所有的人與生俱來都是平等的。創造者賦與他們某種不可分割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及幸福的追求。」

這不滅的聲明是在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宣言中發表過的，在普遍的意義上，這句話表示：在地球上所有人種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有權利生存，得到快樂和自由……

不過，八十多年以來，法帝國主義者凌辱了自由，平等及友愛的準則，侵犯了我們的國土，及壓迫我們的人民……

他們强行不人道的法律；他們在越南北部、中部及南部建立了三個不同的政體，以破壞我們國家的統一，及扼殺了我們人民的團結。

他們建立的監獄多過學校。他們殘酷地殺害我們的愛國志士；他們用血流成河的手段來撲滅我們的起義。他們窒息公共輿論；他們用愚昧來蒙蔽我們的人民。爲了使我們的種族逐漸羸弱，他們迫我們服用鴉片和酒精。

在經濟上他們對我們的盤剥敲骨吸髓，壓榨我們的人民，蹂躪我們的土地。

他們掠奪我們的稻田、我們的礦苗、我們的林木和我們的資源。他們壟斷了貨幣的發行及出口貿易。

他們發明了許多不合理的稅收，把我們，尤其是農民，陷於極度貧困的絶境……

法國人逃走了，日本人投降了，而保大也退位了。我們的人民粉碎了那束縛我們將近一個世紀的枷鎖，祖國贏得了獨立。

因此，我們的越南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向世界莊嚴宣佈，越南有權成爲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實際上它已經是這樣了。全越南人民已下定決心，動員所有一切物質及精神力量，不惜犧牲他們的生命及財產，以保衛他們的獨立和自由。

5. 獨立遭受破壞

當胡志明在河內向羣衆莊嚴地宣讀獨立宣言的時候，這新共和國的權力亦頒佈到越南全境。越南人從未有過如此的團結和自主。可惜這段時間太短暫了。

在北緯線十六度以南，英國軍隊正接受日本軍的投降。他們立即釋放那些因爲和日本人同謀而被越南人囚禁的法國人。英國企圖重建法國的統治。英國司令格里斯將軍的報告說：「當抵達（西貢）時，我受到越盟的歡迎。我隨即把他們踢開。」西貢的獨立僅存在了三個星期。

在北方，法國官員公開鄙視越南人，他們把民族解放軍，即「越盟」，稱做「黃東西」。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法國人同胡志明簽署了一份協議，允許越南在法聯邦的範疇內獨立。但是不久，法國人就公然不打算遵守這份協議。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一次收復南越軍事據點的行動中，法國人轟炸了海防港，於是胡志明號召越南人民武裝起來，保衛他們的新的共和國。他還呼籲世界人民，在法越簽署的協議的基礎上，爲越南謀求和平；但那個一心想恢復以前殖民統治的法國毫不理會。

一九四七年初，法國軍隊進佔了河內。由於法國的裝備及人數佔優勢，經過一連串的挫折後，越南人民再一次轉而從事游擊戰爭。

獨立鬥爭又熱烈展開了。

6. 美國援助法國

那些鄙視「黃東西」的法國將官發覺他們正面對着一支組織良好的軍隊——一支由越南人民全力支持的軍隊。從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四年，法國一直把它的軍力增至二十五萬人。

> 「我很厭惡我們捲入了一次亞洲的地面戰爭。我認爲我們去錯了地方，找錯了敵人，打錯了仗。」
>
> 畢拉里將軍

這時候，美國對越南戰爭發生了很大的興趣。

一九四九年中國革命的成功，改變了遠東力量的均勢。這時，杜勒斯（ Dulles ）已在放手推行他的圍堵中國的政策。爲了執行這政策，才導至美國支持法國的軍事行動。

初期，美國對插手行動還有些猶疑——它不希望公開支持法國重建殖民主義。到一九五〇年，出現了一個解決這進退維谷局面的辦法。法國承認越南的「獨立」，重新扶植了保大（以前日本人一手炮製的傀儡皇帝——一個徹底被人民唾棄的人）爲「總統」。此舉的真正目的是很明顯的。正如英國外相艾登在他的備忘錄中所寫：「現在美國可以用軍火及金錢資助法國而不算是助長殖民主義了。」

法國樹起了一個「幻影的國家」，披上了一件「獨立」的外衣。自此以後，法國人把他們的戰爭視爲是「反共十字軍」，而越南便成了東南亞的「反共的屏障」。法國現在不把自己當爲一個强行再次統治另一個民族的殖民主義者，而是以「自由世界哨兵」自居，負起了維護保大的「自由越南」以對抗「紅」潮的任務。

這正是美國所盼望的事情。

一九五〇年，美國在越南設立了一個軍事顧問團，並於八月十日把第一批美國軍火運抵此地。由這時起至一九五四年奠邊府之役爲止，美國納稅者支付了百分之八十的越戰費用，讓法國能夠繼續掙扎下去（給越南帶來一切痛苦）。倘沒有美國的支撐，法國早已放棄越南了。

不過，美國對於重建法國在越南的統治的興趣，遠不及他們伸張自己權力的野心。艾森豪總統於一九五三年八月四日在西雅圖會議席上告訴州長們說：

> 「現在假如我們失了印度支那……我們所重視的錫及鎢便沒有來源了……因此當美國决定把四億美元用在戰爭上的時候，我們並不當作這是一個消費計劃，我們是用最廉價的方法去防止發生危害美國的事。這件事也影響了我們的安全、力量及妨礙了我們對印度支那和東南亞資源的取得。」

國務卿杜勒斯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曾說：

「那裏的資源，如錫、石油、橡膠、鐵礦等都很豐富……極富於戰略價值……它可以建成一個主要的海空軍基地。」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四日刊登過這樣的標題：「爲什麼美國甘願在印度支那進行戰爭冒險：那是控制全亞洲的關鍵」，內文出現了以下一段：

「作爲世界上最富饒的土地之一，印度支那向勝利者招手。這就是美國越來越關注的根源……戰爭的指向就是錫、橡膠、米和主要戰略物資，美國視之爲囊中物——不惜任何代價去奪取。」

隨後幾年所發生的事件顯示出，「扶助法國」的藉口是虛僞的。這些辯護使美國的死硬派信服，但掩蓋了長遠的目標。對法國的支持，軍事顧問團的設立，只是美國控制越南的第一步而已。按照美國的意圖，美國駐南越大使洛奇擬出了一個較接近及較公正的看法，他在向劍橋美度薩斯會社所作的演講中（載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波士頓「星期日世界報」）說：

「從地理位置來說，越南位於世界一大片土地——東南亞——的中樞，這片土地有人口約二億四千九百萬……誰能操縱或控制越南，向東的影響有菲律賓和台灣，向西有泰國及緬甸的米倉，向南有馬來西亞、印尼及它們的橡膠、礦藏及錫……。故此越南並不會存在於一個地理的真空上——控制這地方，就可以控制巨額的財富及衆多的人口。」

7. 越南人的反抗

對於越南人民來說，法國重建殖民統治的形勢是他們受不了的。他們已準備不惜犧牲生命去阻止它。即使有巨額的美國軍事援助，法國人（以及在十年後的美國人）也發覺到去攻打一羣下定了决心的農民，是

不容易的。解放軍的力量緊緊依靠農民羣衆。一九四八年四月五日，胡志明對他的部隊發出了「十二項綱領」，這些綱領生動地體現了農民戰爭的性質，是抗暴運動的保證。

十二項綱領

六個禁止

1. 不得損害土地、莊稼、民居和人民財產。
2. 不強迫人民作不願意的買賣和借貸。
3. 不把母雞帶進山區人民的家裏。
4. 不違背我們說過的話。
5. 不觸犯人民的信仰及習俗（例如在祭台前睡覺，把脚踏上爐邊，在屋中玩樂器等）。
6. 不說也不做一些使人誤會我們看輕他們的事。

六個准許

1. 幫助人民日常工作（如收割、打樵、搬木、縫衣等）。
2. 儘可能替那些離市集遥遠的人購物（刀、鹽、針、線、紙、筆等）。
3. 公餘時說些有趣、簡短及有助於抗暴的故事，但不能洩漏秘密。
4. 教人民識字及基本衛生。
5. 調查及認識每區人民的習俗，俾能了解他們和同情他們，然後進行宣傳教育，幫他們破除迷信。
6. 樹立正確、勤奮和守紀律的作風。

總括起來，胡志明用一首詩向他的部隊靈活地表達了這些命令：

前提十二大綱領，
所有的人要遵從。
每個熱愛國家者，
永遠牢記不放鬆。

倘若養成好風氣，
千萬羣衆如一人。
優秀人民好軍隊，
無堅不摧事必成。
樹木根深壽命長，
人民支持必勝利！

8. 奠邊府——法國的敗退

依靠美國的大力支持，又調遣了極多精銳的部隊，終於也挽救不了法國在一九五四年春的失敗。

決勝高潮是奠邊府之役。法軍原想把解放力量引到這裏來打陣地戰，但却反而被包圍起來。全世界屏息靜氣地看着三月十三日開始的包圍，對被圍守軍的一切供應只有靠空投。經過八星期的慘烈戰鬥，法國在五月七日投降。隨着奠邊府的失敗，法國在東南亞的軍事影響也宣告終結。

爲了試圖貶抑越南人的非凡的英勇和高明的戰術，今天西方流行的說法是把法國的失敗歸咎於國內的厭戰情緒——把這場仗說成彷彿是在巴黎戰敗的，這種說法得不到事實的支持，無論法國怎樣去看這場戰爭——實際上是衆說紛紜的——法國在越南的軍隊實際上是打到底的。

法國人在越南吃了敗仗，原因就是他們企圖用武力去奉行一個不合理的政體，越南軍隊則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爲他們本身的自由而戰。正如美國人在他們自己的獨立戰爭中所看到的一樣，保衛自由的力量，永遠大於爲了進行壓迫才動員的力量。

「任何把美國陸軍開進亞洲的人，應該把他的神經檢查一下。」
麥克阿瑟將軍

9. 日 內 瓦

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的目的，是想一勞永逸地解決由於法國結束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後而引起的政治問題。

參加會議的共有九個國家：越南民主共和國、柬埔寨、老撾、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法國、英國、美國和「越南邦」（保大的政權）。存在着嚴重分歧的相對力量，面對面地坐在會議桌旁。

第一個月，會議便陷於僵局，全無禮節，代表們亦無心久留。

美國代表申明反對一切協定來讓一個統一的越南得以獨立，他們認爲這會議没有實際重要性。這使到會議的進行更感困難。英國代表艾登在會議時寫給邱吉爾：「中國人……一向懷疑，無論我們達成甚麼協議，美國仍然是準備干預印度支那的。」事實證明中國的懷疑完全合理。

在六月八日，河內政府代表們作出極大讓步的提議，這才打破了僵局。他們同意暫時把越南分爲南北兩方，而且準備接受只管轄越南的一半，雖然他們當時已實際控制了全越南的四分之三。作出這些讓步是附有很明確的條件的：

1. 這個在北緯十七度所劃定的南北行政上的分割只屬臨時性，無論如何不能當爲越南的永久分裂。
2. 爲着保證國家統一，大選將在兩年內舉行。
3. 在這期間，南北兩方都不能參加國際聯盟或從外國接受軍事援助。

除了美國及那個所謂保大政權外，全部與會國都接受了這幾點。雖然不接受這些協議，美國代表也曾嚴肅地作出保證，不用武力和威脅去破壞它們。

會議（一個保障越南統一的會議）閉幕後僅兩日，杜勒斯即聲稱這

會議的一個好處是「提高了南越的獨立地位」，而重要的事，就是「防止北越因共產主義在東南亞伸展而失去」。

原來杜勒斯就是準備這樣來履行日內瓦會議的協議的！

杜勒斯並不是獨個兒這樣做的。會議還未完，法國即宣佈它繼續承認保大爲越南最高權力的受託人；這樣就中斷了巴黎與河內間的一切政治合作的可能性。

民主共和國總理聲言：「我們是與你們法國人簽署日內瓦協議的，你們自己決定應否尊重這些協議吧。」但法國沒有理會自己的信約。在召開日內瓦會議的時候已佔有大部份領土及政治影響力的北越，就是這樣被西方欺騙了。

日內瓦會議規定，九十萬居住在北方的越南人現在向南遷移。（較少部份住在南方的向北移）。這種遷徙曾反覆被稱爲是河內政府不得民心的象徵；據說這些難民是「用脚來選舉的」。

這裏，經常被忽略的是：在離開北方的人中，有六十萬是天主教徒，北方的非天主教徒，百分之九十八仍舊留在老地方。我們不要忘記，有很多南遷的天主教徒，過去曾積極地與法國人合作，反對過他們自己的同胞——因而畏罪向南移。關於天主教徒的向南遷：

> 肯定是由於美國極端頻密及成功的心理戰所造成的結果，「基督已到了南方」及「聖母瑪利已離開了北方」等宣傳口號和傳單說服了那些虔誠的天主教徒。
>
> ——貝納·科爾的「兩個越南」第一百五十三頁

10. 美國選中了吳廷艷

當日內瓦還在開會時，美國政府已採取了步驟，以保證它自己的寵兒能被委任爲南越的政府首腦。杜勒斯通知法國人，如果他們希望在越南保留勢力，他們必須命令保大委任吳庭艷爲首相。法國遵命照做。不

久，經過一個「全民投票」的醜劇（甚至「時代」周刊也把這個國民投票形容爲「欺詐」），吳庭艷在美國全力支撐下驅逐了保大而一躍成爲「越南共和國」的「總統、首相兼國防部長」。

美國怎樣選了吳庭艷（正是以前曾協助法國鎮壓獨立運動的那個吳庭艷）來保護它自己的利益呢？

吳庭艷是一個天主教徒及越南貴族。一九三一年，正是他從法國回到越南兩年之後，他就企圖鎮壓越南的民族運動，失敗後隱退，那時他正是三十三歲。一九五〇年，他來到美國宣揚他的政策——在一個反法、反共政府下改革越南的計劃，從此他走了運。

他的兄弟剛主教，與美國天主教會有密切的聯繫，美國大主教史標曼不久成爲讚美吳庭艷的重要人物之一。「展望」雜誌（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對吳庭艷有過這樣一段描寫：

> 國務卿杜勒斯選中他，參議員曼斯菲爾德支持他，美國大主教史標曼稱讚他，副總統尼克遜喜歡他，總統艾森豪批准他。

美國政府毫不理會越南人民的意願，而選中了吳庭艷，打那時候開始，美國發覺它自己一步步的被捲進一個越來越大、越來越深的泥沼中。回顧吳庭艷的上台，我們只有對美國領導人的盲目感到奇怪，他們怎可以相信一個富有的、脫離羣衆的貴族、一個曾參加過法國殖民統治的老手，竟能强行統治人民，而不會引起强烈的反抗？

美國致力於繼續支持吳庭艷爲南越政府，這樣美國就把它的威望、財富和榮譽與一個暴君連結在一起了。倘不是美國毫無節制的給吳庭艷武器、金錢和稱讚，吳庭艷一天也活不了。所以，經過八年的可怖日子後，當美國不再支持他的時候，吳庭艷便立刻在人民的歡呼聲中被捕及被殺。

11. 爲重新統一而奮鬥

吳庭艷的上台，象徵着美國插手越南的一個新階段。美國不感到日內瓦協議對它有任何約束。通過吳氏，美國表明完全不準備執行它在日內瓦所答應過的選舉。

一九五五年二月四日，河內政府建議恢復南北兩方的郵務、公路、鐵路、海空交通等正常關係，但遭到拒絕（今天，北緯十七度仍然成爲全世界封鎖得最密不透風的圍牆之一）。

河內於一九五五年，又催促南越參加一項磋商會議（由日內瓦安排），來籌劃一九五六年全國普選。他們遭到了拒絕。在一九五六年五月和六月，一九五七年七月，一九五八年三月，一九五九年七月及一九六〇年七月，河內政府反覆要求吳庭艷召開一個選舉前的會議，及建議在自由秘密投票選舉的基礎上談判。然而河內每次的提請，倘不是遇上輕蔑的冷漠，就是得到尖酸刻薄的回音。

美國拒絕安排選舉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任何一個熟悉越南情況的人都能了解，如果進行選舉，毫無異議地，胡志明將會得到極大多數的人民支持。

> 我從未遇到一個通曉印度支那事情的人，而不認爲若果進行選舉，很可能全人口百分之八十會擁護那個共產主義者胡志明。
>
> ——艾森豪威爾總統，「改變的訓令」第三七二頁

爲了替美國的阻止選舉辯護，美國國務院在一九六一年關於越南的藍皮書上把選舉說成是一個「把全南越交給共產黨」的「高明陷阱」——至於選舉乃是日內瓦協議的基本規條，應由國際監督進行這一點，却絕口不提。

追溯至一九五四年九月，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美國不惜任何代價把控制伸展至十七度綫的企圖，會對越南回復統一的希望造成了

> 「越共沒有受到政治挫敗的原因是他們比以往西貢的任何一個政權更爲接近人民，對越南問題更爲醒覺，對民族尊嚴及自主更爲關切。」
>
> 倫敦「泰晤士報」
> 一九六六年三月廿四日

一道嚴重的障礙，在五角大樓的世界戰略下，越南正處於被犧牲的危險。

——P·杜域拉，「中國季刊」第九期
（一九六二年一月至三月）第四頁

日內瓦協議的主要特點是承認越南爲**一個國家**及**一個民族**。在日內瓦會議時，河內的政府及在西貢的保大政權同時宣稱對全國持有宗主權。日內瓦會議對這問題並無發表任何宣告，它特地把這事項拖延至一九五六年六月，好讓越南人民在一次普選中決定他們自己喜歡的政府。

由於拒絕選舉，美國有效地陰謀破壞了日內瓦的目標。從那時起，一些爲美國政策辯護的人，便小心翼翼地準備了「兩個越南」的無稽的說法。

12. 吳廷艷的統治

當吳庭艷總統在一九五五年上任時，他的權力範圍只局限於總統府。

——西貢美國經濟援助代表團團長布魯斯
一九五七年五月

在越南，當首次宣佈委任吳庭艷時，曾掀起了激烈的反對。艾森豪駐南越特別代表哥連斯將軍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發出了一份最後通牒：除非南越軍隊支持吳庭艷，否則他們將再得不到美國的援助（基辛的「現代檔案」，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第一四九四九頁）。這樣，軍隊就再没有異議了。

一旦得到美國的全力支持，吳庭艷隨即鎮壓一切反對者以鞏固他的地位。起先，他的對手被指爲法國殖民政權的「餘孽」；一九五六年以後，每一個反對他的人都被稱爲共産黨。吳庭艷政權每況愈下地日益充滿了殖民制度的色彩。

吳庭艷政府……推行……一連串稱得上捕殺的行動……在言論上，這壓迫是針對共產黨，在實質上，却是包括了所有的民主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及那些胆敢對這個寡頭政權表示不滿的人。

一九五八年形勢顯得更壞，對「異己」的清剿更趨於頻密及兇殘……某些事情的發生乃屬家常便飯：告發、包圍村落、搜查逮捕、拘押嫌疑、擄掠、嚴刑審訊（甚至對無辜者），遞解出境……

吳庭艷永遠不能把農夫及佃户爭取到他的一邊。

——P·杜域拉，「中國季刊」第九期（一九六二年一月至三月）第十二至十三頁

在一九五九年，吳庭艷通過了那個被讚揚的 10/59 法案，成立了軍事法庭來審判「破壞國家安全事件」。這個法庭特別聲明禁止輕判情形。他們只准通過判罰死刑或終身苦工監。在這法律下，上訴是不可能的。

紐約「世界電訊報」透露：「只是意圖向總統府的方向揮揮拳頭」，便足以使人受到軍事裁判。在這時期內，數以千計的人被處刑，或被驅到集中營，在極其可怖的條件下被囚禁。

至此，吳庭艷的暴行已引起了國際間的注意，很多外國組織都要求徹底調查。所得到的答覆却是一律拒絕。

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八個代表着不同政治派系而受尊重的越南人，要求吳庭艷開放他的政權。他們說，如果吳氏不答允，革命便會隨着爆發。他們的要求没有得到任何答覆。

即使對於那些極不贊同共產主義的人來說，他們反對吳氏的殘暴獨裁也越來越激烈了。

起義是順理成章的：在一個人民的最基本權利受到漠視、政府的法律只有空談的國家裏，人民唯一可以表達自己願望的方法就是訴之於革命。

——「為了越南！」（巴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日

「在越南發生的事情使人噁心，這一定使美國在未來的數十年中，受到亞洲人更為深刻的憎恨。

——「經濟週報」，孟買

甚至在軍隊裏，將官們對這政權也激起了敵視態度。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曾爆發了一次軍事政變。但失敗了，接着來的是大規模的整肅。美國仍然决定讓吳庭艷支撑下去。

美一吳的統治不僅是高壓，而且亦不能應付任何急切需要的社會改革。南越的經濟日漸依靠美援。本土勞動力的就業機會不獨没有增加，反而減低了。至一九六二年，依據官方統計，近乎全南越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失業，貧窮極爲普遍。雖然較窮的人十分需要住所和醫院，但大部份建築材料却被用來作建築高貴別墅、公寓及娛樂場所。在一九五七年至六〇年間，只建築了七千六百五十六方碼的醫院，而五萬六千方碼的土地則用在建築舞廳、電影院之上。在窮人方面，幾乎從來没有廉租屋宇出現過。

通常以爲美國在越南——無論產生了些甚麽困難——最少能替這國家帶來一些經濟利益。其實剛好相反。大量的美國人使越南經濟嚴重地脱節。據估計，在一九六六年，美國軍人在南越消費了二億美元，這些錢大部分養肥了的士車主、酒吧、妓女、酒店及餐館老闆們。（參議員富爾布萊特曾說：「不論是字面上的意義或作爲一種象徵，西貢都已經變成爲美國的妓院了。」）普通越南老百姓從這項開銷中幾乎全得不到好處，倒是嘗了很多苦頭。由於消費品供不應求而刺激起生活程度高漲。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份的一個月内，生活指數升高了百分之十一。儘管從美國輸入大米（到一個以前曾輸出大米的國家！），米價每年仍增高百分之五十。在普遍的囤積居奇的風氣下，米價日益高漲。對於那些靠七拼八湊才僅足餬口的人來說，米價的上漲簡直是一宗慘事。

百分之九十的越南人並非居住在城市裏，而是田地裏的農民。

即使在那所謂「土地改革」以後，全南越的百分之二人口佔有了百分之四十五的土地。

美一吳政權失敗的最大原因，是他們不肯認真進行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曾經進行過的土地改革，反而使地主得利多於農民。關於吳庭艷所稱的土地改革，一位澳洲著名通訊員D・華納，描述過以下的境況：

> 一個南越地主可以保有一百公頃的稻田（約二百七十英畝）……對於富有者來說，降至這樣的數目可能有些不愉快；對五十萬佔地

不足一頃的農民家庭，這點兒改革也幫不了多少。

這項改革又缺乏經常監督性……一切私人的協議都可以破壞改革的目標……實質上，這制度只是替村長們的壓榨及騙取製造口實，成爲最壞的一種土地剥削。除了豐收之年外，農民們的享有權得不到保障。

——「最後的儒教」第一百一十六頁

當法國政權崩潰的時候，很多有錢的地主逃難到城市裏。數年後，在美吳政權下，他們認爲回鄉已足够安全的時候，便命令那些農夫償還全時期的租項。一般田租佔莊稼的收入的一半。因此，一個離開八年的地主，要徵收等於農作物價錢四倍的地租。農民們當然交不出。在這情况下，地主們便沒收了農民的土地而復得了他們的產業。

怪不得農民們抵制這基本上是虛假的「土地改革」——尤其是那些住在解放運動控制下的不用給租的地區的人們。

13. 民族解放陣綫的起源

爲了反抗殘酷的政治壓迫和整片社會的不平，在這樣的背景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成立。這是我們必須搞清楚的。

「民族解放陣綫」立刻得到廣泛的支持。在兩年内，它控制了八成的鄉村。它在全南方建立了行政組織及委員會；發展了武裝力量（常被西方稱爲「越共」）。解放陣綫所得到的廣泛支持，迫使當政者退回到主要的城市裏及運輸幹綫上。

作爲一個反抗運動，在穩固地掌握着的地區裏，解放陣綫實行了土地改革計劃；設立學校；開辦銀行和郵政系統；及有增無減地負起行政上的任務。其中的一位領導人物是西貢的律師阮友壽。在解放陣綫的擁有三十一個成員的中央委員會中有佛教徒、天主教徒、商人、共產主義者、社

會主義者、自由知識分子，及來自農民組織和山區少數民族的代表們。

民族解放陣綫發出了極其適當的十點綱領（見155頁）。解放陣綫明顯地希望得到羣衆廣泛的支持——它做到了這一點。它不號召立刻與北部統一，只不過提議在雙方談判的基礎上按步就班地去完成統一，而且在過渡時期，雙方應答允不採取軍事及宣傳行動以引起緊張局面。他們鼓勵南北方進行經濟及文化的交流，旅行及貿易自由，和郵務的開放。所有這一切，都是相當謹慎和有節制的做法。

民族解放陣綫的抵抗，並不是美國在越南的唯一危險。

還有其他没有那麽顯著的威脅也同樣嚴重，朋黨之爭及欺詐就是其中的例子。吳庭艷常委任他的親族担任高官厚職，廣泛的黑市敲詐，貪污腐敗風氣之盛行，這些現狀使他們連反共分子也無法聯合。在富於民族尊嚴的越南，美國與現政權的勾結隔絶了羣衆支持，而加速了它的滅亡。美國對吳氏的讚頌言詞流入越南，加深了那些反對者對政權的失望及憤怒。若不是美國插在中間，或許一些南越人會對吳氏加些壓力而使他的殘暴作風有所改善。

> 在一七七五年，英國的悲劇是反對革命的力量——蓋洛威派，殖民地政府，大地主——多過亞當斯派及自由主義者。一百九十一年後的美國，悲劇是它沒有學到歷史的教訓，因爲他現在正與反革命者同道。
>
> ——「**解放報**」，蘭斯
> 一九六六年二月

正當美—吳政權在南方進行兇殘捕殺異己的行動的時候，正當成千上萬的人被處刑或關進集中營的時候，美國政府還連續不斷地（直至在吳庭艷被殺前一刻）向美國人民宣佈，他們的士兵在越南正英勇地爲和平自由而戰鬥。

一九五七年，紐約市長在歡迎吳庭艷的席上，稱他爲「自由就是他底生命氣息的人」，在紐約的一個宴會上，吳氏因「在自由世界的過程中成爲有鼓舞性的領袖」而獲獎。

艾森豪總統稱吳氏爲「在自由世界發展的過程中成爲有鼓舞性的領袖，他爲人類和平的進展開闢了廣濶的土地。」

「紐約時報」把吳庭艷描述爲「一個有深厚宗教感的人」。「生活」雜誌說：「吳氏因帶來了奇蹟而受人敬仰。」

國務卿杜勒斯自稱很仰慕吳首相：「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爲人民的政治和宗教的自由與獨立作出了貢獻。」

概括了這一切，在一九六一年，副總統約翰遜稱吳氏爲「越南的邱吉爾」。

就是這樣，美國人民就被引誘去相信吳庭艶很值得他們在精神上支持，並給以巨額的經濟、軍事援助——也只有這樣，才能把他安插在人民的憤怒中。

14. 美國的逐步介入

縱使美國在國內把吳庭艶説得好上加好，南越的實際情況却是壞之又壞。一切鎮壓的嘗試適得其反地促進了解放力量的發展。

一九六一年五月美國政府認爲需要有一些新的主意來爭取較多的成功機會，副總統約翰遜及有關官員都被派往越南視察。他們提出了以下的新計劃：美國把吳庭艶的軍力增加至六十萬；建立一萬六千個「戰略村」來「把越共與人民分開」；令叢林中的樹葉散落以減低游擊隊的掩蔽效能；在普遍加强對付解放力量的戰役中，美國「顧問」要參預控制軍事行動。

華盛頓的樂觀情緒曾出現了一個短時期，至少有了些計劃——有些具體事情去幹，算是鬆了口氣。發布了新命令，用美軍控制軍事行動，事情將會有些進展了吧。麥南瑪拉先生興奮到誇誇其談，説軍隊會很快回家了呢。

這種新情緒很快就烟消雲散了。寄予厚望的計劃一開頭便出了亂子，出乎意料之外地什麽發展也没有。西貢軍擴大了，但逃兵率更高。解放力量絶不是失了主動，反而是在人數及裝備上增長起來——武器大部份是擄回來的。非常明顯，美國把大量武器湧進越南，對游擊隊的好處比對政府軍的還大。什麽宣傳都引不起人民對吳庭艶的熱誠，用花言巧語及賄賂方法誘人入伍不得逞，除了拉伕之外别無他途。

「戰略村」計劃立刻遭遇到農民的反對。

原以爲這些設防的鄉村可以把越共拒之於外，但那些鐵絲網却阻擋

了老百姓的進出。越南農民在槍尖下被押送到這些其實是集中營的地方，他們的家園、財產、莊稼都被燒掉。

——達拉斯，「農報」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

由於對這些戰略村產生了極大的反感，農民們常常自已動手把它解決了。八千個戰略村中，百分之八十被人民搗毀。有些地方重建達六十次之多。在一九六三年中旬，即使忠心支持强硬政策的「時代」周刊，也認爲「農民們極端反對被押入戰略村」。到了十月，人們普遍認爲，這計劃的失敗已是可以斷言的了。

軍事行動的升級包括了一些新武器的應用。當美國越來越多地介入實際軍事行動時，戰爭的性質也有所改變。美國發展了種類繁多的武器，極需要實地試驗一下。越南便成了一個試驗場。

> 在越南，毒氣是由白種人供應和批准下用來對付亞洲人的。沒有一個亞洲人，不論是否共產主義者，會忘記這一點。
>
> ——「紐約時報」社論

毒液噴射及毒氣使用曾引起各國人士的反對，但是只停止了一個短暫時期，讓輿論平息後，這些武器又再被批准使用。結果，無數的人，以千計的牛、豬及家禽被殺，大片稻田被毀。支持這一切行動的理論竟是：如果農民没有足够的糧食，他們便不會有剩餘來接濟游擊隊了。

在美國政府部門中還没有人肯承認美國已經介入戰爭。數以萬計的美軍在越南只担任「顧問」的這套謊言，在全世界都已没有人相信之後，很久很久還仍被美國官方重複着。

美軍與越軍一齊開步，一齊戰鬥，一齊死亡，很難有更進一步的介入了。

——D·赫巴士潭，「紐約時報」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這政策的目的是把美國公衆朦在鼓裏：

雖然據估計有一萬名美軍駐越南……在軍事行動中外國記者却被禁止作接近的採訪，美國及越南官員頒佈了封鎖新聞的命令。

——「紐約先驅論壇報」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雖然封鎖了消息，美國公衆也嗅出了美國介入的氣味：

這是一場骯髒、殘忍的戰爭，與震撼美國人良心的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戰爭同樣骯髒，同樣殘忍。

——美國「民族」雜誌，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九日

15. 繼吳庭艷之後

經過一番動盪及暴行後，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美國政府終於認爲吳庭艷的用途已盡，於是清楚地表示不能再支持他當權了。吳庭艷幾乎立即被推翻及被謀殺了。

他死後一些無辜被捕入獄的人遭釋放，吳庭艷執政時的血腥暴行也准予公開了。法國著名專欄作家靰高齊，在訪問一些獲釋犯後寫道(「在兩次休戰中間的越南」第九十八頁)：

> 數以百計的男女學生受到虐待，很多人被灌肥皂水直至內傷，在拘留營內，於烈日當空之時，四十個囚犯被關進一密室中。另一些人被拔去指甲；還有些人被弄瞎了。

在吳庭艷的政權下，千千萬萬的人被囚禁、肢解和殺害。這些就是那個「在自由世界發展的過程中成爲有鼓舞性的領袖」、「越南的邱吉爾」的統治！

在這兒我們毋需多費筆墨來記敍在吳庭艷死後，美國如何花功夫去物色一個能有效地用武力對抗民族解放陣綫的人，從而使他重新控制西貢。物色這樣的人證明是毫無結果的。一個政權接一個政權的迅速翻倒下來。至一九六五年一月爲止，換了七個政府；至六五年中則已達十三個。當每個新的領導人物上台時，美國都吹捧爲越南領導問題已獲「解決」，但仍然一個接一個的倒下去。

衆多領導人物之一，阮高祺將軍，算是較爲在位長久一點。他是一個在阿爾及利亞危機最嚴重的時候，由法國訓練出來的噴射機師及越南空軍司令。掌權後數小時，他便發表了他對自由與民主的信念，同時禁止了很多報紙的出版。後來約翰遜總統非常厚待阮高祺，特地飛到檀香山和他會晤。在那裏，約翰遜總統公開地擁抱他，並一起發表那篇響噹

> 「人們問我誰是我的英雄。只有一個——希特勒。」
>
> ——阮高祺將軍

嗜的「檀香山宣言」，承諾在越南進行社會改革。然而，與前人一樣，阮高祺得不到人民的擁戴。

越南人民不是爲了求得微薄的、美國主辦的「改良」，而是要對政治制度及現況來一次大洗刷。他們力求徹底鏟除使他們國家瀕於分裂的腐朽、固步自封的態度，最重要的還是擺脫外國控制。約翰遜總統不明白他在夏威夷對阮高祺的支持幾乎是向死神一吻，也不懂得在武裝過那個可厭的法國政權及支撑過那個獨裁的吳庭艷以後，美國已很難再支持一個不受擁戴的領袖了。

到了這個地步，極大部份的越南人都深深體會到美國的全部莊嚴的宣言，一切友好、援助、會談等，並不是在替越南着想，而只是顧及它自己本身的利益罷了。

16. 越南革命的性質

在南越逗留了四十八小時後，麥南瑪拉先生對事情的發展感到興奮……他說：「我只看到進展及將來的希望。」
——「紐約時報」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二日

「越南戰爭進展得很好……」
——麥南瑪拉，一九六三年一月

「美軍的主要任務可在一九六五年底完成。」
——麥南瑪拉，一九六三年十月

「美國仍希望在一九六五年底前從越南撤退大部份軍隊。」
——麥南瑪拉，一九六四年二月

「我們制止了在戰爭中的失敗。」
——麥南瑪拉，一九六五年十月

在南越的美國領導人對革命的戰爭完全一竅不通。從他們的行動看來，美國政府似乎認爲南越的問題主要是一個技術問題。

他們的理論是：假如有足够的裝備，任何革命都可以被鎮壓下去。人和政治，這些電算機所測不到的因素，被忽略了。但在越南我們卻看到了這些因素反而是最富决定性的。那些美國軍事理論專家們咬牙切齒地、眼巴巴地看着極其優越的裝備及高級軍事專門人才，至今還不能使解放力量屈服。擺在面前的是無數軍事高層領導的樂觀希望和與之相反的事實。例如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八日，國防部長麥南瑪拉告訴國會議員，說美國「仍然希望在一九六五年底前從南越撤退大部份軍隊」（在一九六五年底他在西貢卻說：「我們制止了在戰爭中的失敗。」）在數不清的場合下，美國領導人告訴美國人民在越南一切順利——只是每次都立刻被事實上的挫折駁回。

軍事首腦對解放運動的力量的無知，是一個循環的歷史。法國在試

行打敗越南解放力量期間。與現今的美國政府同樣地頑固及有着錯誤的樂觀。實際上，約翰遜和麥南瑪拉的一些言詞，是早就用法文寫過出來的了。

法國在奠邊府遭遇全面失敗前幾個月，法國國民議員庫亨，曾告訴法國議會：

> 如果越南官員們能決心進行那些必需的政治及社會改革和改正他們的錯誤，勝利是可能的，肯定的，甚至是在眼前的。
>
> ——法國議會「議事錄」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華盛頓的預言者不但比法國的更差，他們還企圖使美國人民相信，革命運動在越南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 魯斯克先生（國務卿）於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說：「在南越，很少跡象顯示越共得到多數人的追隨。」

這種厚顏無恥的一派胡言真使人爲之氣結。魯斯克叫我們相信：二十五萬美軍、加上六萬第七艦隊人員、加上六十萬由美國供養和裝備的南越軍隊、再加上美國空軍及駐在關島的强大轟炸力量——這一切不可思議地龐大的軍事力量——只是用來對付一支沒有人民做後盾的游擊隊！

國務卿要不是欺騙美國人民，就是對解放運動一竅不通。從他的身居要職來看，真不知道那一種可能性更爲可怕。

他應該認識到：革命者毫無例外地是一定要依靠人民的支持才可以成功的——而爭取民心必然是他們的長期目標。如我們在南越所見的那種大規模的游擊戰之所以成爲可能，乃是由於所反對的政府在道義上遠離羣衆。魯斯克和他的同僚必須懂得，美國——西貢當局在道德上的孤立，已經使越南再不會接受任何的「改革」，也不理會多少億元的「重建計劃」了。這就是爲什麼「檀香山宣言」毫無反響（除了加深締造者的卑鄙）的原因。

依據羅斯托（現任總統最爲親信的顧問之一）的論點，革命運動佔上風的原因是「由於它的工作單只是破壞，而政府却必須建立及維護它的建設」。人們又一次驚奇於一個如此親近總統的顧問，居然能够這般

> 「甚至阮高祺也告訴記者，今天共產黨比他的政府更能滿足人民對社會正義及獨立自主的渴望。」
>
> ——列斯頓，「紐約時報」
>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

遠離事實。羅斯托所說的，與解放運動的全部歷史相矛盾，亦與一切關心越南革命的外國報導大相逕庭。

曾到過解放區的西方人士指出，那兒正開展大規模的社會改革，而絕不是「單只破壞」。成千成萬畝的土地被分給貧農；創辦了一千五百所學校；農村醫藥服務已經開展；全國掃除文盲運動已經實行；而且在民族解放陣線控制的區域內也流行了超過五十七種報刋與雜誌。

提出基本的社會及政治的改革正是革命運動的本質；如果失掉這本質，它再不是革命運動了。除非革命能成立一個行政機器來滿足人們的希望，除非它成爲解放運動的一個整體部份，否則這鬥爭便像强盜一般地因失掉人民支持而注定會失敗。這當然不是南越的現實。

結果，有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去游說美國人，使他們相信「恐怖」是解放力量的主要武器之一，而且還要施加壓力才能得到人民勉强的支持。這也是違背事實的。正如我們說過，成功的游擊戰爭不能沒有人民的支持，而這些支持是不能通過恐嚇途徑得到的。沒有比强迫更能疏遠羣衆，而這種脫離羣衆的情形就簡直沒有發生過。沒有大量人民的掩護，這些解放戰士的隊伍怎能縱橫全國而不被出賣？他們又怎能把軍力及裝備搬到美國空軍基地門口？或怎能把西貢中心搬進他們的三哩迫擊砲射程內？如果各處的人民不把美國調遣情況供給游擊隊，他們又怎能發展出一個無懈可擊的情報網呢？

外界人士所得的消息正與真理相反。約翰遜總統可能不願意說出解放力量深得民心的實情，他的前任者却不是這樣，當甘迺迪仍是參議員時他便說過：「我深信美國無論怎樣廣泛地作軍事援助，也無法粉碎一個……擁有人民支持與同情的敵人。」

有人告訴我們那些村長是被解放戰士所殺害的。是否他們根本就是被村民自己所殺？又是不是在越南人眼中，這些村長只是向外國侵略者出賣自己人的叛徒或西貢政府的代表？軍事委員會主席、參議員羅素於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在議會上作演講時，就曾把這些「村長」的地位說得很透澈：

我們不能進駐一區，然後調去他方，這就是我們使用焦土戰術的原因……他們（指西貢軍）不能穩守奪來的土地，我們曾佔領一地達二、三次……把土地交給南越人……我們委任一個村長，然後讓他統治幾個武裝了的鄉村。如果越共回來，他們是吃不消的。

換言之，這些「村長」並不是真正村長，而只是被美國人委任出來的，難怪「他們是吃不消的」！

至於「恐怖」，對於大部份的外國觀察家來說，當美國自己的飛機向無設防的村落投下千百噸的炸藥而企圖要燒死所有在內的生物時，卻反而對解放力量的活動提出抗議，似乎是荒天下之大謬了。除了把村民的愛國精神激發到用赤手空拳把侵略者趕出去的地步外，窮得不可想像的越南村民（大部份人一生也未坐過汽車）又怎能抵得住油漿彈、白燐、炸彈與火箭、飛機與直升機、以及從美國軍火庫中傾瀉而來的現代武器？如果日本在珍珠港事變後打進美國，美國人民是否也做相同的事？對待國內與侵略者勾結的叛徒不也是用同樣的憤恨嗎？

> 「昨天，當約翰遜總統演說後不久，美國轟炸機對北越的轟炸達到本年來前所未有的猛烈程度，約翰遜總統所提的『進展』就是對這國家所進行的毀滅——無論是南越或北越。」
>
>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倫敦「衛報」社論

軍事上的强者常侮辱弱者，這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是真的；至今天仍然是真的，我們曾經見過（直至奠邊府之役）法國殖民地官員鄙視「越盟」，稱他們爲黄東西——黄色的皮膚，黄色的懦弱。副國務卿波爾對解放力量也採取同一樣的想法，一九六二年載在國務院公報中（「越南自由世界在東南亞的挑戰」第十五頁）就有：

> 「遠在一七七六年，英國『專家』曾肯定他們能打敗這些襤褸的殖民地人民……英國有全世界第二的軍隊；而殖民地只有那些可笑的游擊隊……但英國失敗了，原因是他們不了解民族解放戰爭的力量。」
>
> ——蘭斯，一九六六年二月「解放報」

游擊隊的訓練及裝備都很差，而且又沒有堅强的信仰作動力，他們只不過是些變節的、受恐嚇的及用拉伕手段徵回來的無知村民或農民，在這種情形下，他們多數只曾受過一些基本的軍事訓練而已，他們七拼八湊的裝備很多時是靠擄獲回來的。

根據「紐約時報」通訊員舒漢的報導，美國軍人常把游擊隊譏爲「穿破爛黑色睡衣的小雜種」。

經過了幾年和犧牲了無數生命後，這些胆小、無知、訓練差、無目的、裝備劣、襤褸的小雜種仍然很成功地抵住了世界空前强大的軍事力量。

17. 美國把戰爭升級

「誠然；美國人有轟炸機、吉甫車；他們跑得和飛得很快。不過我們會快過他們，因爲我們早早就在南越了。」

——黃明，民族解放陣線成員

一九六五年初，南越的局勢在迅速崩潰中。西貢的士氣已降到新的低點，政府軍隊中的逃兵率增加到危險的程度：曾有一段時期，據報有百分之三十的新兵在入伍三個月內跑掉。

美國政府在戰事棘手時感到進退兩難——承認失敗而撤離越南還是仍在南越森林沼澤中突破。華盛頓認爲在一條擴大的戰線中勝利仍然是有可能的。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二日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說：就算有了美國大量的軍事及經濟援助，南越仍然是在瓦解中。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阿爾索普(美國一個著名的親官方的評論員)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中預言：「假如在近期內不施行更嚴厲的措施，可以斷言，美國一定會遭受到本國史上最大的失敗。」

> 在破碎及崩潰的環境下，美國的軍事顧問們仍然堅持要將戰爭繼續下去，在美國的參與及指揮之下，跨進北越境內。
>
> ——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 London)
>
>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一年以後，參議員羅素向議會談及這段時期的越南(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的議會紀錄)：

> 我不相信南越軍隊可以再多支持一個月，因爲他們已在解體的邊緣了。

轟炸北越顯然是軍事挫敗後的另一項行動——但還是要找一個藉口。藉口嗎？「堵截北方的武器抵達『越共』手裏」，這是「北方侵略」理論的誕生。

這個究竟炸不炸北越的激烈辯論掩蓋了實情：

> 游擊隊明顯地沒有得到北越、中國或任何其他地方的支援或有

系統的供應。基本上他們只依賴擄獲回來的東西。

——美國駐南越行動首長霍金斯將軍，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

在南方並未發現有北越的俘虜。

——哈拔士譚，「紐約時報」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

完全没有絲毫證據證明越共的軍火是來自北方的。一開始，越共祇用一些粗劣的自製武器，但現在，他們的主要軍火則取自那些可憐的南越防衛者。

——紐約「世界電訊報」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

可惜越戰升級經已決定，而且其實早在早一年夏季已經開始了。

「報復戰……使我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的報復手段，在那時，當一個德國士兵被殺後，十個法國抵抗者便要被殺害。」

——衆議員羅拔尼斯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六日

在八月四日晚上，曾在兩天前向北越三艘魚雷艇採取行動的一隻美國驅逐艦馬杜斯，發出與姊妹艦同「遭共軍艦隻襲擊」的訊號。美國政府的公佈既含糊又自相矛盾，全世界的觀察家直至今天仍很懷疑這些船究竟有没有被襲。

數小時之內，約翰遜總統在電視中告訴美國人民，經已下令向北越作報復性襲擊，並且轟炸機已在途中了。美國自認在兩次大規模空襲中摧毀了北越海軍力量的一半，並摧毀油庫。

辯論已久的「升級」開始了。没有半點顧及道德與法律的是否公允，現在這場仗的矛頭已不單是指向在南方的一支頑強軍隊，還指向了在北方的一個與中國和蘇聯結盟的政府。

爲了師出有名，有必要使美國人相信，在南方的戰爭並不是反抗美軍的解放鬥爭，而是由河內發動的「侵略」。這件事殊不簡單，正如「紐約時報」（一九六五年四月三十日）在一篇諷刺性的社論裏寫道：

數月來，在與高華德參議員競選的活動中，政府的一貫口氣是南越戰爭基本上已能不假外援了，而且必定會勝利的。但一夜之間，當轟炸北越開始後，製造出來的消息却證明「侵略來自北方……這成了解決一切疑難的關鍵……華盛頓的信用愈來愈差了，每次總統擴大戰爭時，一定先說他是反對戰爭升級並且政策不變。」

在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國務院發表了一份白皮書，目的是

「你把一切抱怨歸於北越政府的意圖騙不了誰，只能說服那些原本已一心一意希望我們插手的人，那些曾經把我們引到豬灣事件的特務、情報人員及其同夥。」

——路易·梅福致約翰遜總統的公開信

想把北越對南方的供應極力渲染。然而效果適得其反，白皮書只證明了供應甚少。如果河內真的進行「周密計劃」來武裝南方游擊隊，那麼美國在三年內擄獲越共的一萬五千一百件武器中，却只有一百七十九件非西方製品（而這點兒武器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買到）的事實，就的確是有點奇怪了。

關於從北方運給南方解放力量的援助，談論極多，但始終沒有證據。摩斯參議員不厭其煩地要政府提出證人，以證明所言的「侵略」非假。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他在參議院上說：

> 美國政府中沒有一個人能在外交委員會前提出任何證據，足以證明有北越或中國軍隊駐在南越。

但白皮書却提出了「戲劇性的新證明」，說「有大量武器從海路而來」，送到了解放力量的手裏。這個「戲劇性的證明」却原來只是擄獲了一艘一百噸重的木船，上面裝有從任何地方也買得到的少量武器，合衆社在西貢發出的一篇報導把這宗擄獲事件的重要性寫得恰到好處：

> 每月約有一萬二千艘船隻被搜查，截至這宗擄獲以前，還沒有發現值得檢控的物資及武器。

在官方文件中，很少有這份白皮書那樣，受到如此猛烈的抨擊。它是應得的。它按照白宮的意圖選擇消息，又隱瞞事實。它故意迴避任何足以證明南越正在爲解放而鬥爭的證據；它小心地繞開了在日內瓦協議中決定的、而遭美——吳政權所破壞的越南選舉。那些美國稱爲「戰略村」的集中營，在白皮書中被描寫成是「爲改善農民生活而設」的村莊，又把那些可怕的失業及貧困稱爲吳庭艷的「經濟奇蹟」。

> 在歷史上這是絕無僅有的，政府要我們相信，游擊戰之所以得到發展，並不是由於人民的不滿，而是由於他們的生活日漸轉好！
>
> ——美國「史東週刊」一九六五年三月八日

白皮書甚至使支持政府政策的頑固派也爲之尷尬，無怪乎它很快便被遮掩過去了。

十三個月後——在整段期間，美國政府斷言河內「加速」向南增派

「每天的通訊給人的印象是我們每戰必勝，只是不知怎的，我們越來越陷進這個泥沼中。」

列斯頓，「紐約時報」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軍隊——參議員奇勒透露（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議會紀錄），國防部長麥南瑪拉曾作證，謂在南越二十三萬五千民軍中，只有一萬五千人是北越正規軍，約佔百分之六點五——這就是經過十三個月「强力滲透」的結果。

在同一次的議院辯論中，軍事委員會主席、參議員羅素再加上幾句有趣的自剖，他說在南越並無中國或蘇聯人作戰，而且

> ……那些南越人在幾乎不可思議的惡劣環境下戰鬥，沒有空軍保護他們。但他們打得很勇。我相信有很多越共是在法國戰爭時留下的，當時他們相信胡志明的領導及解放的號召。

自皮書出版於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正是在美國升級轟炸北越的前幾天。在三月二日，美國空軍開始有系統的二十四小時轟炸北越，這時候，美國已再不打算把這些攻擊列爲「報復手段」了：

> 美國人開始認爲他們有權任意攻打北越了。北方有罪，因爲它是共產主義，因爲它有一個使美國大感失望的鄰居，因爲它對於受到超級大國打擊的南方愛國志士大開了方便之門。
>
> ——靭高池，「兩個休戰中的越南」第二百六十五頁

美國擬定了三個目標，希望用轟炸北越的手段來完成。這三個目標是：迫使北越人結束他們對民族解放陣線的支援；迫使河內談判；爲西貢政府打氣。

這三個目標全都落了空。

> 經過一年的戰爭升級，今天受越共控制的地區比一年前還廣，北越對轟炸的答覆，不是停止干預南越，而是派出更多受過訓練的部隊。
>
> ——李普曼，三藩市「紀事報」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

經過了一年的狂轟濫炸（在一九六五年的頭十個月，空襲了北越二萬架次——約每天六十五架次），北越沒有半點投降的跡象；從北方來的軍隊及裝備被華盛頓正式評爲比起轟炸開始時有重大的增加；而西貢軍的戰鬥士氣並無起色。士氣的具體表現，可用逃兵的比率來作準繩。

駐西貢一位「紐約時報」特派員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報導稱，自從一九六五年開始，逃兵的數目即續有增加，到年終時已有十一萬三千軍隊開小差了（一九六四年的開小差人數估計爲七萬二千人）。到一九六六年，逃兵數目更不斷上升，麥南瑪拉也不得不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被迫承認，每月有一萬二千名逃兵。

一九六六年初，一個駐南越的美國官員的妻子，在六個月內用她私人的名義把三萬六千元寄回美國。政府說它會「調查」此事。

貪污程度亦反映出西貢政府的士氣。一九六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的三藩市「紀事報」報導，高級越南官員公然承認了貪污風氣之盛行是吳庭艷被推翻以來所僅有的。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五日這一家報紙登載了史丹利·卡諾的一篇來稿，描述「所有人在西貢怎樣的欺詐和行騙」，這副業的廣泛及厚利使「大部份的越南公務員没有時間來處理他們的正常業務」。吳庭艷繼承者之一的阮慶將軍，公然誇耀他已把一千萬元存放在外國銀行裏（「紐約先驅論壇報」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

> 在一些情況下，總統及其顧問會檢討爲什麼所有事情都出了亂子……，爲什麼多年來我們的希望都被粉碎了，一個計劃接着另一個計劃失敗……我相信，原因是我們所定下的工作，好比要把圓形變成方形，要永動機，或要活上二百歲一般，是不可能做到的。美國要跨越太平洋，用武力使一個弱國變成非共產國家，更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工作。
>
> ——李普曼，「新聞周報」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九日

但經過了十二年的失敗後，美國政府仍然繼續嘗試着。

> 戰爭升級循着一條没有理性的邏輯：升級所受的挫敗越大，便越有把戰爭加倍擴大的傾向。
>
> ——「紐約時報」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18. 越南在進行着怎樣的戰爭？

這是一個關鍵問題。

「約翰遜總統面臨着重犯希特勒攻打蘇聯的歷史錯誤」。

——李普曼　一九六六年一月四日

美國仍然堅持——與一切外國的證據及報導相牴觸——現時是「侵略來自北方」；民族解放陣線受北方控制。它還說，美國在越南的作用，只不過是給予被侵略的南方（西貢政權）以幫助。美國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製造輿論，把美國插手越南，轟炸北越，說成彷彿是很有理由的。美國政府發言人承認，如果越南戰爭是一場內戰的話，美國就無權介入。副國務卿波爾曾說過（「華盛頓郵報」一九六六年二月六日）：「如果它是一場本土內亂，美國是沒有理由幫助一方用武力去打敗另一方的」。

那些反對美國干涉越南的人，看出了美國的「北方侵略」理論的荒謬性。他們知道事實顯然並不支持這論點。很多人了解這場鬥爭的開始是對暴政作合理的反抗，而他們亦相信現在已發展成一場全面的國內戰爭。

終於把全國迫向反叛之路的不是北越，或本土的共產黨，而是吳庭艷。

——埃德加・史諾「河的對岸」第七百零一頁

曾一度作國務院顧問及美國越南政策評論員的摩根夏教授，把這場戰爭列爲內戰：

美國決定把這場南越內戰單方面的說成是一場「外國侵略」。

——「紐約新聞雜誌」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八日，八十六頁

不過，若研究一下歷史的事件時，就看到這既不是內戰，也不是「北方侵略」。

當法國佔據現今的越南時，雖然有些越南人支持法國人，充當他們的特務，但越南人對法國人的抵抗從未被認爲是「內戰」。日本佔領時，越南的抵抗也不被稱爲「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越南再次對法國的抵抗，也不叫作「內戰」。當美國從他們所支持的法國手上接過來時，戰爭的性質也未有改變，現在也仍然不是「內戰」，因爲和以前不同的只是現在的佔領軍是美國而不是法國罷了。

歷史證明，一個外國佔領者總是可以在當地找到一些支持者的。在

「美國的錯誤就是把這次越南事件看成只是共產主義世界與資本主義世界的鬥爭，並相信如果沒有中國，越南便沒事了。但今天在南越的反叛是羣衆性的。北越與中國支持它，但它自己有自己的生命，河內與北京都沒有向越共發出號令」。

法國前總理傅爾

——「費加洛報」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七日

美國革命時，有十五萬美國人站在英國的一邊，難道這就應該把革命說成是內戰嗎？甚至希特勒也找到法國傀儡政府的支持，但如把法國對德國的抵抗說成是「內戰」，那是荒唐的。

解放鬥爭的目標從開始到現在都是爲了要把外國軍事力量趕走，這個事實是不能因爲有一個由美國撐腰、資助及軍援的當地政權，就可以掩蓋的。

全世界都不會把越戰看成是一個「複雜事件」，而是很乾脆地認爲這是美國侵略。美國人對此可能感到一陣痛苦的震驚。當美國政府開出一些令人舒服的方單，如「履行我們的義務」、「抵抗北方的侵略」等等的時候，很多美國的親密朋友也正爲着這個國家在越南的所作所爲，而發出道義的譴責。

> 「跟我們談話的亞洲人看到一個强大的白人國家實行用它壓倒性的軍力去將它的願望强加在東南亞之上，他們把我們看作無賴」。
>
> ——柏立敎士，世界敎堂議會書記

極多可敬的加拿大人民在一篇流行的聲明中，率直地說：「美國用二十五萬軍隊侵略南越」（渥太華「人民報」，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加拿大國會中，保守的議員譴責美國的行動是「一場反對人民的恐怖戰爭」。在全歐洲，雖然某些同盟政府官式支持美國，然而社會上的首要人物則責備美國在越南的行動爲侵略——在道德上、政治上及軍事上都加以否定。

不僅在歐洲。一九六五年，效忠美國的日本政府派了他們最有經驗的一個外交官松本俊一到越南視察局勢。他的報告激怒了華盛頓官員。松本俊一不相信民族解放陣線主要是一個「共產主義運動」；他認爲不可以用軍事行動來解決這個矛盾；他認爲那些反抗力量「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法國的反抗力量差不多」——換言之，這是一個抵抗外國侵略者的愛國運動。對一個外國指定的政權進行鬥爭，是越南民族解放陣線建立的第一要點。南越和北越之間並沒有這樣的戰爭，因爲鬥爭既不是由於「北方的侵略」，亦不是「內戰」，而是對抗外國軍事的入侵。稱它爲「內戰」與稱它爲「北方侵略」同樣是爲了矇騙人們。儘管用了一切力量去掩蓋這個事實，它始終是越南人民對抗美國軍事入侵他們國家的一場戰爭。

或許仍然有些人繼續欺騙他們自己，認爲這場越南戰爭是「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的鬥爭」。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聯合國秘書長宇丹表示這種想法與事實不符：

> 二十年的外力干預及軍事壓力，已深刻地影響了越南的政治生命，若把它只當作共產主義與自由民主主義的競賽，這是虛假的。
>
> 從最近的事件看來，對國家統一的慾望，或者應該說成是對國家生存的慾望，已成了越來越多越南人心目中的唯一理想，現時最關切的就是國家本身的生存問題。

反對美國越戰政策的呼聲，不僅出自那些左派及其同情者。法國聖方濟會印行的一份「天主教評論報」，在社論中也曾發出過一篇空前强烈的指責（譯自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賓夕凡尼亞州約克郡的「憲報及日報」）：

美國：一個賴戰爭而自肥的制度

> ……在越南，和平不是由兩隊勢均力敵的球隊所進行的球賽。作戰的一方，是侵略者美國，而另一方則是一個連續不斷受壓迫、轟炸及摧殘的民族。
>
> 如果你不是從這個角度去看，只因爲你承認爲了要反共，就可以不擇手段，包括施刑，使用油漿彈，及每日多次的向北越轟炸。只因爲你認爲一旦霸權受到窮人反叛的威脅時，帶領「自由世界」去插手的十字軍永遠是對的。
>
> 這就是我們的景況，這是一個殺戮、放火及恐嚇的美國……
>
> 無止境的實行危險的「升級」政策的是美國，每日都在威脅世界和平的是美國。
>
> 這種態度一定要受到批判。美帝國主義在保衛「人身價值」的幌子下，幹着保護它在落後國家中的特殊地位的工作。我們再不能受它愚弄了；我們認爲如果一個政權要仰賴這些戰略及罪行來保存它自已，那它已成了一個腐爛透心的政權了。

> 拿着燃燒彈是說不出理由的。
>
> ——羅斯福總統在一九四〇年法國淪陷後對德國要求「談判」的拒絕

> 單在金蘭灣的基地建築，已顯示出它担負的强大的任務。很少南越人會相信，如果越共或河內突然要求和平時，[美國]會放棄這些基地。
>
> ——倫敦「衛報」社評，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

我們對美國不必有這樣大的仇怨，但對一個靠戰爭自肥的制度我們要說個「不」字。清楚了解這一切的責任是首要的……

正在向一個自由獨立的南越製造殺戮及痛苦的，是他們，而不是越南愛國志士。

如果在我們眼中，不因受害者的共產主義傾向而歧視他們，那麼事情就清楚了。

無論我們歡喜與否，越南人不願過我們那種生活；他們之中不論是否共產黨，也憎恨我們「骯髒的戰爭」。在成為共產黨以前，他們就是一些受够了西方殖民主義壓迫的人。這是一個反抗，爲爭取真正自由的繼續的反抗，美國一心要粉碎它，正如在聖多明各（多米尼加首都）一樣。美國的罪惡就是企圖使我們所有的人相信它在發動一支爲「自由」而戰的十字軍。

事情是明顯的。這場仗開始於美國的武裝侵略，意圖推行違反自然的把越南分裂爲南北，它背棄了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議。更進一步地，美國及吳庭艷傀儡拒絕允許日內瓦所召開的自由選擧；人所共知，其原因是胡志明會極容易地赢取這些選擧。

姑勿論他是不是共產黨，胡志明象徵了落後國家的自決鬥爭。只是美國堅決要粉碎這個革命，而把越南轉變成一個美國軍事基地，一個可向中國開戰的「自由世界的橋頭堡」。如果越南人民在擋路，就把他們鎮壓下去，如果需要的話，就把他們消滅掉。

誠然，我們對這一切都有很多新的藉口：「北方的侵略」和「越共恐怖行動」。第一個藉口以更爲荒謬的形式出現在「白皮書」中；第二個藉口則是對歷史的歪曲，好像說，受壓迫的弱者，爲了保護自己，爲了讓人們聽到他們的呼聲，除了暴力之外，竟可以選擇别的方式似的——好像說，那些有錢國家的武器（油漿彈，燐及炸彈），就特别能够區别軍民，反而没有被壓迫者的武器那樣罪大惡極似的。

這些罪行有意地被美國空軍海軍重覆着，他們日夜濫炸北越平

靜的村莊，不放過醫院、學校、市集、教堂、發電站及不久以前的一所屋頂漆有紅十字的麻瘋病院。無論如何，那個細小的、貧窮的以及幾乎没有設防的北越非要被有系統地摧毁不可。

要離開這處境，我們不能光是空喊和平，祈求和平，或甚至希望狼和羊得到和平的折衷辦法。在越南，要解放全越南人民之後，和平才會來臨。在全世界，要冷戰和「反共」症結束之後，和平才得以實現。

19. 越南人需要什麽？

民族解放陣線聲明，只有在接受十點計劃的基礎上才會與美國進行會談。美國政界人士已斷然拒絕了這個計劃。他們説：「接受這個解放陣線的計劃，即等於説美國戰敗了。」

如此地使美國政府恐懼的計劃有多少人讀過呢？爲了紀録，我們不予置評地寫下這個十點計劃的大綱：

南越民族解放陣線十點計劃大綱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表）

1. 成立一個擁有各階層，各民族，各政治黨派及各宗教團體代表的民族民主聯合政府，以代替現時的變相殖民地政權。
2. 實現廣泛的及進步的民主，公佈一切民主的自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工會及行動自由，保證没有宗教歧視的信仰自由，各政治傾向的愛國政黨及羣衆組織的行動自由。
3. 建立一個有利於國家及人民的自主的國家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條件。幫助工業家及商人來康復及發展大小工業，實行一個合理及公平的納税制度；組織社會安全制度——減少失業，及對孤兒、老人、殘廢者給予保護。

> 「我的解決辦法？叫那些越南人縮回去，停止侵略，否則我們要把他們炸到回復石器時代」。
>
> ——（美國）里薇將軍

4. 用減租法來推動農業；透過談判方式向地主用公平價格收購額外土地，把它無條件地分配給貧農。
5. 發展全國性的人所共享的民主教育制度，發揚越南文化，掃除文盲，擴展各大學及職業訓練學校，發展科學技術、國家文學及藝術；鼓勵及幫助知識分子及文化工作者各盡所長，推行醫療制度以保障人民健康。
6. 建立國家軍隊以保衛國土；拆除所有外國軍事基地。
7. 保證各部族間及男女間平等；維護外國僑民合法的權利。
8. 尋求一個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
9. 恢復南北兩方正常關係，在談判的基礎上促進全國和平統一；統一問題未解決時，保證雙方人民的行動自由，交換訪問及書信權利，以及不作促使雙方分裂的行動。
10. 反對侵略戰爭，努力維護世界和平，反對戰爭宣傳；要求普遍裁軍，禁止使用核武器，和平使用原子能。

我們還把下面的謄抄出來以留青史：

越南民主共和國四綱領

（一九六五年四月八日在河內國民大會上的報告）

1. 承認越南人民基本國民權利：和平、自主、主權、統一及國土完整。根據日內瓦協議，美國政府必須從南越撤退一切軍隊、軍事人員、各種武器，拆除所有美國軍事基地，及廢除與南越的「軍事聯盟」。美國必須終止對南越的干預及侵略政策，依據日內瓦協議——美國政府一定要停止對北越的戰爭行動，並永遠停止所有對越南民主共和國土地及主權的入侵。
2. 在越南重新實現和平統一之前，在越南仍然是暫時分為兩部份時，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對越南的軍事規條必須受到尊重：雙方都不得與外國締結軍事盟約。在這受尊重的國土上，一定不能再有外國軍事基地、軍隊及軍事人員。

「我希望紅色中國給我們一個藉口，去打垮它的挑戰態度。」

——高華德

3. 南越的事情一定要依照南越民族解放陣線的計劃，在沒有外國干涉之下，由南越人民自由解決。
4. 越南的重新統一，一定要在沒有外國干涉之下，由兩方面的越南人民自己解決。

爲了充份說明立場，他們更加上了下列聲明：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認爲，上述立場是越南問題政治解決的最好的基礎。如這些基本觀點得到承認，便可爲和平解決越南問題創造有利條件。

美國政府發言人公開表示，如接受這些計劃，便等於失敗。

20. 花言巧語的藝術

不倒翁（Humpty Dumpty）用較爲不屑的語氣說：「當我用一個詞，它的意思會正是我所要表達的那樣，不多也不少。」

愛麗絲說：「問題是你能否用一個詞去表達這麼多不同的意思呢？」

不倒翁說：「問題是誰在當家作主，這就是了。」

——引自「**愛麗絲夢遊仙境**」

任何學者想學習政府用什麼方法去迷惑人民，越南戰爭提供了很大的探討範圍。有時花言巧語並不爲人所發覺，或只是爲少數所發覺。假如太多人發覺了，便稱之爲信任的危機。經過了數年規避、隱瞞、壓制，製造新聞，歪曲事實及說謊話等，美國人民再也不能從字面上看美國政府的公佈，尤其是對越戰的公佈更是絕不可信。信任了政府的真誠是這場戰爭的最大損失之一。讓我們看一些例子吧：

條目　一九六四年四月六日，美國代表史蒂文生在聯合國宣稱。「對挑撥性的行動及**報復性的空襲**，我國政府曾經反覆表示斷然的反對，無論這種行動是發生在何地及由何人所幹。」

但是

一九六五年二月七日，約翰遜總統發表了以下公佈：

美國空軍奉命對北越的軍營及駐軍地區進行報復性襲擊。

條目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日，麥南瑪拉莊嚴地對議會的對外關係委員會說：「美軍過去七個月的軍事行動只導致一百零九名平民死亡。」（據報紙報導：有些議員公開表示不相信麥南瑪拉的統計。）兩個星期後，副國防部長麥諾頓發表同樣的數字。他說，在一月和二月裏只有六個平民被殺害。

但是

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在越南的美國醫療援助計劃首腦韓富利少將，在華盛頓的記者招待會上說，這場戰爭使到平民比軍人死得更多。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議員薩佈洛奇發表了公開報告，顯示出有些戰役導致的傷亡率是六個平民對一個越共。據國防部所發表的越共死亡的統計數字，在一二月間有一萬四千個平民被殺害——並不是六個。

（爲了與麥南瑪拉的統計數字作對比，我們把解放陣綫於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所發表的數字列出，以供參考：

——十七萬平民被殺害。

——八十萬人受傷或受酷刑。

——成千上萬婦女被强姦。

——五百萬以上人民被關在戰略村，集中營等等。）

條目 一九六一年，美國政府的越南藍皮書說越共的活動典型並不新穎，希臘、菲律賓、古巴、老撾的共黨都曾採用這方法。

但是

一九六五的白皮書却在證明「侵略來自北方」的理論，他們說這是一種新型的侵略，並不是希臘第二……並不是菲律賓第二……總括來說，這並不是一種自發的地方性反政府暴動。

條目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約翰遜總統說：

我們在越南並不是志在土地或軍事基地，也不是經濟壟斷或軍事聯盟。

但是

一個月後專欄作家查路士在專欄中寫道：

「這個（太平洋）帝國採取那樣龐大的介入，使人覺得越戰只是爲了伸張美國的力量。但亦是由於如此龐大的戰事建設，更顯得這太平洋帝國的目標的長期性。數以億計的美元用來建築整個新港口、船塢，和巨大的軍事建築物，金蘭灣的建築適足與美國國內任何工程匹比，新的噴射機跑道佔據了千畝的土地……**它企圖在太平洋作持久性的勾留已昭然若揭了。**

——「**華盛頓郵報**」，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四日

條目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八日，麥南瑪拉對議員們說，大約有一萬五千名美軍在越南，政府希望能在一九六四年底將他們送回家。他說：

「我並不認爲我國要承担越戰的主要任務……反游擊戰只能由越南人自己去打才能得勝。」

但是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日，在越南的美軍數量增加到二十六萬，並宣佈會繼續增加。西貢集團六十萬軍隊的裝備及經費，全由美國承担。就算是非軍事性的經費也由美國承担百分之七十五。美軍軍事行動的計劃及執行均不用通知西貢政府。

如果美國不在承担越戰的主要任務，**誰在承担呢？**

條目　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美國發表了下列憲報：

有些人……急於要擴大衝突，他們要我們送美國青年去做一些應由亞洲青年去做的事。他們要我們作冒險的行動，這可能會使上百萬人的生命遭受危險……這種行動並不能真正解決越南問題。

但是

對北越施行二十四小時轟炸的六個月後。在一九六六年中，估計到了年底，美國便會送四十萬美軍去做他們認爲應由亞洲人去做的事了。

條目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約翰遜總統說：

「我們在越南所使用的武力是極其自制的。」

但是

翌日消息却透露，單是軍機、炮彈、機彈、來福槍的子彈就要每日消耗七百萬美元。(三藩市「紀事報」，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二日)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日，麥南瑪拉對參議院的對外關係委員會說，美國計劃於一九六六年間在越南投下六十三萬八千噸炸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在歐洲及非洲用於反納粹軍的半數。

「新聞週刊」於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八日報導：每週美國空軍侵襲北越的各種飛行任務，並不少於二萬六千八百五十八架次。

條目　約翰遜總統於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三日說：

「我不能不坦白地告訴你們，並沒任何跡象顯示出對方對和談或無條件討論感到興趣，雖然美國曾經分別嘗試了十多次，以期帶來和談。」

但是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六日「紐約時報」印出了下列事實：國務院今天承認，一年前，美國拒絕了北越提出兩國互派代表在緬甸的仰光商討停止互相敵視的建議。

事實上，美國最少已拒絕七次和談建議。一九六三年間，國務卿魯斯克拒絕法國建議；一九六四年七月，美國拒絕宇丹的建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胡志明通知法國他已準備跟美國談判，但是美國輕蔑地拒絕；一九六五年二月初，戴高樂總統建議重開日内瓦會議，亦爲美國所拒絕。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蘇聯要求重開日内瓦會議，同時宇丹亦提議初步會談及舉行非正式的七國會議，但美國拒絕所有建議。

條目　約翰遜總統於一九六四年六月二日說：

「美國是守信的……在越南的情形，我們今天的介入正如一九五四年艾森豪總統所承諾過的程度一樣。」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四日。魯斯克談及艾森豪總統和南越政府雙方面同意派軍入南越的安排。

但是

艾森豪說他沒有作過這種承諾。他是對的。所謂「雙方面同意的安排」只是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艾森豪給吳庭艷的信。這封信只是充滿希望及假設的計劃，並沒有任何「承諾」使美國要派二十多萬軍隊及大量武器去打越南人。

條目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國務卿魯斯克再不能借用艾森豪的信了，他提出了另一個藉口使越南戰爭合理化。那天，在一份準備好的講詞中，他對參議院的對外關係委員會說，美國在越南打仗是爲了東南亞條約組織。他說：

「這是東南亞條約的基本義務，它指引我們在越南的行動。」

但是

東南亞條約組織並沒有任何義務要派兵到任何地方。當時，代表美國商議條約的杜勒斯向參院對外關係委員會解釋東南亞條約的義務：

格蘭議員問杜勒斯，究竟美國有沒有義務要幫助越南撲滅革命運動？

杜勒斯說：「沒有，假如在越南有革命運動……我們不用親自去撲滅它，我們所要承担的只是一同商討如何對付它。」

一九五五年二月一日，曾參與商討東南亞條約的美國代表團團員史密斯議員對議會說：有些國家希望：

「成立一個以大西洋公約爲典範的組織……這種組織會使美國地面部隊牽涉入亞洲大陸。我們小心地避免任何這樣的組織。」

不倒翁是對的——他能使詞語表達他需要表達的意思。且看這些例子（還可以有數百個其他例子）：我們知道美國在聯合國是極其反對報復性襲擊的，但是他們在越南的行動却安之若素。麥南瑪拉的電算機，在計算平民的死亡數目時，便全不準確了；撤兵的計劃是表示要派更多的兵；當美國總統說「坦白地」，你最好是從相反的意義去理解；在華盛頓寫官方通告的作者們，所依靠的是讀者的記憶力不强；美國參與戰爭是爲了履行沒有說過的承諾。

專欄作家史丹尼斯在「紐約電訊報」寫道：

「在污穢的歷史中，像美國政府那樣，爲了進行戰爭，向人民說出如此荒謬的、似是而非的、虛僞的、乾脆說謊及歪曲正義的言論，是前所未聞的。」

不倒翁說：「問題是誰在當家作主，這就是了。」

21. 滅族的前奏

以下的任何一種行爲，按照法庭司法權力規定均屬犯罪行爲，犯者應承担一切罪責。

……對平民虐待……殺害或虐待戰俘……任意摧毁城鎮及鄉村。以殘酷手段對待平民。

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紐倫堡審判）

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國家正在以暴力欺負世界上最弱小最貧窮的國家。對於美國在越南所用的極其殘酷的手段，全世界人民都感到震驚及恐懼。就算美國的最親密的朋友也在問，我們以前曾經尊重過的美國人究竟是怎麽搞的？

證據是壓倒性地多而且無法否認。也沒有人企圖去否認。酷刑迫供，射殺囚犯，用油漿彈和燃燒彈對付平民，焚燒村莊——所有這些都已是公開的事實：

一個奠邊府的老兵在河內對這個作家說：「我們的人民在法國的統治下受苦，我們受了很深很深的苦……」他歇了一下繼續說：「但是你必須知道，這些苦比較美國現時加諸我們身上的災難，是微不足道了。」

我們根本不用依靠越南人的報導，然後才相信美國在進行歷史上最污穢的戰爭。我們且看看登載在美國各大報章的有經驗的通訊報告。

任何曾經在戰地政府軍中呆過的人，一定見過將囚犯浸水或以利刃指喉的情形……更有甚者，是用竹簽插進指甲底下，或以電綫

打這場仗的任務是落在貧窮及教育程度低的人身上多於落在富有及飽受教育者的身上。在一九六五年底這段期間，黑人入伍服兵役者佔百分之十六點三，而他們只佔人口的百分之十一。很少黑人能夠當上軍官（陸軍，百分之三點五；空軍，百分之零點五；海軍，百分之一點五）。

連接在手臂上、乳頭上、睪丸上。

——「紐約時代雜誌」，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一些令囚犯透露秘密的技巧，是强迫他們旁觀對其他囚犯施刑，包括將其他囚犯的手指、耳朵、指甲或生殖器官割下來。有時候，政府軍事建築物的牆上會掛上一串人耳作爲裝飾。

——「紐約先驅論壇報」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曾經因報導戰爭而獲普立兹獎的美聯社記者M·布朗，在一本名叫「戰爭的新面目」的書有一段很生動的描寫：

很多新聞記者及美軍顧問都曾經見過用大刀將囚犯的雙手斬下。囚犯有時會被閹割或弄瞎了眼睛。

不只一次，一個越共嫌疑犯經過審問後會被縛在裝甲車後面拖過田間。這常會導致極其痛苦的死亡。

「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狄比報導另一次「盤問」：

兩個越共囚犯在一架飛赴西貢的飛機上受到盤問。第一個拒絶回答，便立刻在三千呎的高空上被拋出機外，另一個回答了所有問題，但仍被拋出飛機外。

——「紐約先驅論壇報」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這決不是個別的例子。

一個美國直昇機駕駛員上星期飛返中部高地的基地時並沒有帶回那個勇猛的青年囚犯。他告訴朋友們說，這個青年人觸怒了他，他將他從一千呎的高空上推下飛機。

——記者J·蘭格夫，「紐約時報」一九六五年七月七日

美國是一九四九年日内瓦處理戰俘會議的簽字國。條款第十七項寫着：「不能對戰俘用肉體上、精神上的折磨或任何其他强迫方法以套取任何情報。」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日「紐約時報」報導：「日内瓦國際紅十字會指控美國違反國際一致同意的戰俘條約。」

前日内瓦國際紅十字會新聞科執事H·韓利曾說過：

「越共戰士亦正如美兵一樣地受到日内瓦條約所保護。當第

一個越共戰俘被射殺，當他們受到酷刑，當美軍開始摧毀越共醫院，截斷醫藥供應時，便應該立刻對違反日內瓦條例的事件作引人注目的抗議。一方面對一連串的違反紅十字會原則的行動採取寬容態度，另方面又對這些行動帶來的報復提出抗議，這是極其虛僞的。

——「紐約時報」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四日國際版

「事實上我只是請你們政府引用你們自己的獨立宣言——去表示你們仍然尊重全人類的意見。」

——米高・史超活，英國外交部秘書
一九六五年三月

經過戰地審訊而能得到生存的機會是極小的。戰俘可以在裝甲車的輪下致死，可以因斬首而致死，可以因雙手被斬而流血過多致死，可以因子彈打進腦袋而致死。這是越南戰爭的一部份。

——「長島新聞」，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紐約時報」報導剛從越南實地視察回來的議員史提芬・楊格（Stephen Young）說：

「……他知道美國中央情報局僱人假扮越共進行種種罪惡行動，以打擊共產黨人在越南人民中的威信。……楊格議員在今天晚上說，這消息是從一個美國軍官那裏獲得的……

楊議員說：「今天我從美國中央情報局得到證實他們僱人假扮越共，我對前境感到黯淡。」

戰爭的激烈程度日漸提高，最受苦的還是平民。

不單只是越南人受苦。

對每一個受到空軍誤殺七個孩子的家庭，撫恤金是三十三美元。這些錢是簇新的越南紙幣，並附有一封信說：「對於你受到的損失表示同情。」（紐約時報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

在國會中，所得到的報告是每殺死一名越共需款四十萬美元。

戰爭的本質是殘酷的。這場戰爭跟所有以前美國所參加的戰爭全然不同。在以前的衝突中，美國從來沒有試過集中這樣驚人的毀滅性力量加諸在這樣的一個小國身上。這場戰爭的殘忍程度是獨一無二的，美國的青年們以前未曾被命令去用如此違反人性、違反國際法的方式打仗。

正因爲如此，美國的青年人及越南人民均要付出驚人的代價。在戰爭的恐怖下，美國青年們高貴的人性已是蕩然無存了。駐越美軍的腐敗和殘忍，有一天將會成爲這場戰爭對美國的最重的懲罰之一。

一九六五年七月，美國海軍陸戰隊與安皓島（AN HOA）上的游擊隊作戰。約翰・韋拿報導這次戰爭：

在進攻中的陸戰隊叫道：把平民也一起殺光

在村尾，一個村婦躺在地上喘氣，血不斷從傷口中大量地流出來。她的身旁是一羣驚慌的孩子，他們哀號着，不時驚慌地向美軍投以一瞥，然後緊抓着那個垂死的婦人。

美國將他們認爲有越共的房子全部燒光……

一個陸戰隊士兵說，有數人受到嚴重灼傷，當房子着火時，居民仍然躲在地洞中。

一個陸戰隊員說：「殺死他們，我不要任何能够走動的人……」

——「紐約先驅論壇報」巴黎版，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

陸戰隊對這次「勝利」的反應又是怎樣呢？合衆國際社有所報導：

經過了從地底傳來的一陣低沉的手榴彈爆炸聲及約十秒的自動步槍開火聲，一個美軍勝利地大叫着：「我殺死了一個越共，看，我至少殺死了他們兩個雜種。」於是他們命令一個南越軍伍長到手榴彈坑中將屍體拖上來。受害者是三個十一至十四歲的孩子，兩個男的，一個女的，屍體上滿佈彈痕。

一個年青的美軍陸戰隊失聲叫道：「天呀！他們全是小孩子。」

在美軍進村前，一架直昇機飛臨該區，警告居民留在屋內。

——「紐約先驅論壇報」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

汽油彈是一種極易燃燒的透明糊狀物質，是用化學藥品加在汽油中製成的。

C·梅亞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五日的「紐約時報」上報導汽油彈所能造成的傷害：

在三角洲的省份中，有一個婦女被汽油彈燒至雙臂脫落，她的眼蓋亦嚴重燒傷至不能合眼。睡覺時，她的家人要用毛氈蓋在她的頭上。這婦人有兩個孩子在空襲中喪生。她還親眼看到另外五個孩子死亡。

偶然地，在驚恐中，美軍亦會嚐到汽油彈的滋味。一九六五年十一

「自一九一八年以來，這是民主國家第一次使用毒氣。令人感到憤怒的是，這些殺人的方法是『試驗性質』的。因此，美國人正如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在西班牙所做的一樣，將徒手的越南居民當作活試驗品去試驗他們的武器。」

——倫敦「新政客雜誌」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月十七日，三藩市「紀事報」刋登一段美聯社的消息：

突然，我感到臉上一陣滾熱。一架美國戰鬥轟炸機錯誤地估計越共的位置，將汽油彈落在我們中間。

燃燒着的油漿一沾上皮膚後便不能擦掉，在我面前二十五碼，一條巨大的火龍在地上滾動着。在熊熊的火聲中傳來慘叫。兩個美軍跌跌撞撞地從地獄中逃出來。他們的頭髮一會兒便燒光，他們的衣服亦化爲灰燼……

一小時後，救護直昇機來到這地區，一個醫務人員叫我幫忙將傷者移進機內。我們並沒有担架，只好輕輕地抬起傷者。我抬着一個受嚴重灼傷的士兵的腿。我的動作不够輕，於是一大塊燒傷的皮落到我手中了。

> 「美國現在已沒收了英國同情越南的權利。」
>
> ——倫敦「新政客雜誌」
>
>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據美國「化學工程報」報導，致命的產品正計劃大量增加。一九六六年三月，位於加州紅木城的聯合工業中心，得到一份製造一億磅改良汽油彈的合同。倫敦的「新政客雜誌」在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報導：

道是美國空軍十八個月以來的第三次訂單……在原料中加進多苯乙烯的汽油彈，估計每月要用二千五百萬磅……在越南的美軍當局認爲汽油彈的舊製法在黏性方面有極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新政客雜誌」最後加以評論：

在技術方面，是在增進這種可恨的物體黏在村民身上的能力，保證他們在長期的痛苦中死亡。

> 范玉石，一位佛教的學生領袖對史漢先生說：「看看戰場上的屍體吧，越共是共產黨，但他們也是越南人，是我們的同胞，我們不應如此地自相殘殺。」
>
> ——「紐約時報」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七日

對於越南人民來說，提出抗議是危險的。「芝加哥日報」（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描述數人因抗議農作物在美軍的砲火和空襲之下受到損害，便在大南被公開地殺害。即使是越南軍方提出抗議也會帶來危險。范禾濤上校寫信到華盛頓「新聞週刊」，抗議說：假如美軍的轟炸政策繼續下去，便會使越南人對美國失去信心。不久，西貢政府便對范上校發出拘捕令。范上校立刻隱藏起來，但終於被秘密警察所發現，當場把他槍斃。

美國友好工作組的S·加利先生到越南研究難民的情形，回來後說：

「看在上帝的份上，停止吧。」
——二千五百名牧師、教士致約翰遜總統的一封信。

美國政府現正在實行「無庇護所」的政策……，只要有報告說某村有狙擊手或某戰略村藏有越共，便可以立刻請空軍把整條村毀滅。此外還有一些在敵人控制下的地區，被命名爲任意轟炸目標。只要飛機不能在計劃中的目標放下炸彈，飛行員便可在這些地區中隨意轟炸村落、稻田或人畜。

一個美軍軍官告訴加利，在空襲後進村所見的情形：除了死亡的小孩子外，我什麼也忍受得來。事實上，我只發現兩個活人——一個十歲的男孩和他八歲的妹妹。他們靜靜地坐在破屋中，四週是他們父親母親和另外幾個孩子的屍體。

如果一個越南農民留在村中，他會在美軍的炮火下喪生；如果他們逃走，他會被兵士所射殺，當作是「逃走的越共」。布朗在他的著作「戰爭的新面目」中描述一個越南農民的遭遇：

突然，一個人在五十碼外跳起逃走……我們陣地中的每一挺機槍、自動步槍、來福槍、手槍都向他開火，我在奇怪他能够跑得多遠。但是最後，他一聲不響靜靜地跌倒了……一個小組被派遣到戰地上去視察那個倒下的人，我跟他們一起去。我們發覺他卧在泥土裏，胸前四個彈孔。他只穿着黑色的襯衫。他仍然活着，並有知覺，手脚在動，頭仰起又垂下，嘴唇有血。這小組看着這個人，並笑起來。

或許是爲了仁慈，又或許是殘忍的表現，有一個人拿起泥中的一根粗木棒，將一頭插進地裏，然後横壓在傷者的頸子上，使他窒息。那人仍在動。有人站上木棒的另一端，企圖折斷傷者的頸子，但木棒反而斷了。然後另一人踏在傷者的喉上，但生命之火仍没有熄滅。最後，整個小組笑了起來，然後循原路回去……

……兩個穿破舊黑衣褲的婦人從茅屋中走前來，見到傷者時，其中一個驚極而掩口，因爲她認出這是她的丈夫。她撲回茅屋，隨後挑回一個桶，裏面盛滿田間的污水。她坐下，將丈夫的頭放在膝上，然後倒水在傷口上洗去血污。她不時輕撫他的前額，並含糊地

在說話。他約於十分鐘後死去。那婦人仍然坐着，一手放在她丈夫的眼上，緩慢地，她向四週的軍隊望去。她看到了我，她的眼睛死盯着我，她臉上的神情使我很久很久仍感到不寒而慄。

美國人！美國人！你們在越南幹了些什麼事呢？

22. 結　　語

> 我們的承諾是給與合法政府，但是目前在西貢的是既不「合法」，也不是「政府」。我們是答允去幫助越南人，並不是去毀滅越南人。
>
> ——里斯頓，「紐約時報」
>
>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

越戰是美國道德上的一場災難。

很多美國人似乎已被說服，他們覺得從越南退出而讓越南人自決是一件羞恥的事情。有些雖然覺得美國參戰是一個巨大的悲劇性錯誤，他們仍時常會插口說：「當然，我們現在已不能撤退了。」

但是很多人不同意上述說法：

美國上訴法庭高級巡迴法官H·艾積頓在一封致「紐約時報」的信上寫道：「我看不出究竟有什麼理由，我們不能儘快地用船及飛機將我們的軍隊送回家。假如總統不再將更多美國人送去蹂躪越南，殺害越南人民，或自己被殺，而是將他們送回家，他便會爲舉世所尊重，包括大部份的南越人民。」

威信？我們必須問一下，假如戰爭仍如現在一般的繼續下去，美國還能有什麼威信呢？

法國的聲譽不是不但没有減低，反而是大大的增加了嗎？經過了幾年的流血鬥爭，法國最後接受了他數年前便應該接受的事實，阿爾及利亞是屬於阿爾及利亞人民的。美國在越南方面不是可以同樣地接受事實嗎？這符合美國的利益，亦符合一般的人道觀念。

有些人會說道：「我們是希望撤退的，但假如我們離開了，那些在越南依附我們的人便會全部被殺。」這些論調我們以前聽過很多次了。這是英國歷年來不允許殖民地獨立的標準藉口。但當它撤退後，大屠殺並没有發生。一九五〇年安德烈·丹尼士曾在法國國會中說過：「我認

爲撤退比戰爭本身更爲罪惡……南越士兵會全部被屠殺……這些人信任我們。」但是經過奠邊府戰役之後，法國不得不撤退了，大屠殺並沒有發生。

不能！我們再不能接受這種藉口了。大屠殺現在正發生着。繼續用汽油彈燒死婦孺，毒死禾稻，蹂躪整片土地，只是爲了救一些依附侵略者的走狗，這種藉口只有瘋子才會相信。

美國是不可能打勝仗的。這，現在應該很清楚了。

B・蘭斯特爾將軍曾說過：

> 「使到每一個有頭腦的美國人感到遲疑的無情事實是：雖然使用了壓倒性的人力、財力、物力，以及那些胸懷大志的美國顧問，但那些意圖顛覆的共黨份子却日漸强大。共產黨徒的革命思想正在越南廣泛地流傳。我們或者不理它，或者轟炸它、遏止它，它都不會熄滅的。革命思想不會因這些手段而熄滅。」

這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寫的，到現在並沒有多大變化。

美國是不能打勝這場仗的，因爲這是它第一次面對解放戰爭。這種戰爭的政治及軍事戰略，都不是美國目前的文化所能理解的，儘管美國的歷史原來是從獨立戰爭開始。

既然不了解這種戰爭的本質，於是便一會兒希望從這方面得到勝利，一會兒又希望從那方面得到勝利。而每一種新戰略，每一個新希望，都是自欺欺人的。首先是以爲南越軍隊加上美國顧問可以戰勝，跟着是直升機，戰略村，其後是在稻田上行駛的水陸兩棲車輛，特種部隊，以後是落葉劑、汽油彈，轟炸北越，B五二型轟炸機。泥足愈來愈深陷，切身利害問題亦愈來愈大，美軍的數量愈來愈多，但是勝利仍如在水中撈月。

美國可以焚燒、蹂躪；它可以毀滅越南人；但不能征服他們。而且假如毀滅了他們，面對着的便是中國，跟着會怎樣呢？

這場戰爭是非法的，越南人民知道，全世界人民知道，亦愈來愈多的美國人知道。

「（我們）要求立刻想辦法將我們從這種不能忍受的環境下解救出來。」

——六千四百名教育家、藝術家、醫生、作家、科學家等給政府的一封信

美國是不能打勝這場仗的，因為事實上他們已經被打敗了。國家的榮譽經已失去。即使有可能的話，亦沒有任何軍事上的勝利可以挽救這個國家的體面。美國人民唯一可以再次得到世界人民尊敬的途徑便是用言論及行動清楚地表示這不是他們的戰爭，而只是政治及軍事頭目們的戰爭。美國人民聲討他們的領導的日子是會到來的。

在上次大選時，美國人民已很清楚地表示，他們不要這場戰爭。美國政府將國家拖進這種人民所反對的軍事政策裏，不但背棄了人民，而且亦沒有尊重世界各地人民的意見。

或遲或早，越南戰爭的意義終會被世人所明瞭。在越南人民未來的記憶中，這場戰爭是幾乎難以置信的英雄史詩。而在美國，所記憶到的則只是一大悲劇——人類歷史上的最黑暗的時代。因為在我們的生活法則中，有一條不可逃避的規律，就是自食其果。

附　錄：

從越南戰爭到印度支那戰爭



「我憎恨戰爭，如果有一天我要表决把你們的兒子送上前線，那天我也定會走出參議院，跟他們一起去。」

一九四一年約翰遜在德克薩斯州參加競選議員時的演說。

一九六六年初，美國總統約翰遜曾用這樣的話向青年們鼓勵「士氣」，他說：「我希望美國青年能爲我們的制度表現出狂熱的戰鬥精神，正如納粹青年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一樣。」他說這話的目的，是因爲自從一九六四年八月製造了東京灣事件，美國開始派飛機大炸北越以來，美國政府並沒有預期地使北越屈服。爲着急於控制越南局勢，美國不得不正式派遣陸軍，進入越南作戰了。約翰遜用納粹精神向青年們發出號召，是爲了要擴大徵兵及替日益增加的侵越美軍打氣。

爲了配合約翰遜當時所極力提倡的「特種戰爭」，於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美政府更直接指揮美機轟炸河內、海防，以打擊越南北方的政治交通中心，結果把越戰升級至一個新階段。

反戰

隨着一九六六年美國把越戰升級後，美國人民的反越戰行動的規模，亦擴大到令政府朝夕不安的地步。除開正義感之外，美國人民反戰的理由基於以下幾點：

（一）由於越戰吃緊，美國在六十年代後半期加速經濟軍事化，這種「刺激經濟」、「提供新的就業機會」的辦法只令美國出現了暫時的「戰爭繁榮」。維持不到幾年，由於破壞性的戰爭經濟打亂了正常的民事生産(在一九六八年戰爭高峯的一年中，越戰費用消耗達二百三十億美元)，造成了金融危機，導致大量失業——即使政府把失業定義收緊，也不能壓低這個可慮的人數。失業比率從一九六六年的百分之三點八增至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五，致使美國工人生活飛快地趨向惡化。

（二）一九六八年春，美國徵兵局鑑於兵源短缺，宣佈了一個新的徵兵條例。根據這個條例，過去對大學畢業生、研究生和從事重要工作的專業人材的緩徵辦法被終止了。這個新的條例，在美國廣大青年學生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徵兵浪潮。他們通過抵制和擾亂徵兵局，來破壞徵兵工作的進行，集體焚燒兵役證等事件，亦時有所聞。

「紐約時報」就徵兵問題曾指出：「實行了將達三十年的美國徵兵法例，忽然在最近變成了一樁政治的、困惱的事件。由於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對於美國越戰政策的本質已有了覺醒，再加上徵兵制度本身的欠公平，遂令後者愈益成爲被指責的目標。目前，美國約有五千個青年人——可能不止此數，經已逃離美國國土，爲的是藉此可以避免被徵入伍」。

至於那些被徵的美國士兵（在越南的美國士兵有百分之八十八是被徵入伍的），也往往成了美國軍界的黑點。他們常常裝病、坐牢、開小差、集體拒絕執行作戰命令，甚至逃往阿爾及利亞、瑞典、荷蘭等地，以逃避參加這場他們認爲全無意義的戰爭。

吸毒之風氣在越南美兵中也很盛行，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的「新聞週刋」有着這樣的報導：

> 一位年長的軍醫軍曹剛從朱黎當值回來，他說：「吸毒現象實在太可怕了，愈是向北方行，便見到愈多的吸毒，一些前線的基地情況最糟。那些人使用大麻、海洛英，有時也用鴉片，在我的單位中，有些軍醫也用海洛英。他們用了軍醫儲存的針筒，你可以見到他們滿臂都是針孔。」一位國防部官員說：「兩年前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士兵吸毒，一年前已增加到百分之四十，現在已到了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據國防部所發表的數字，從去年八月一日至十月十八日間，相信因使用過量海洛英而死亡的士兵達七十五人——平均每日幾近一人。

另一方面，較堅強的士兵則不是在逃避戰爭，而是用「戰爭對抗戰爭」（語出自「時代」週刋）。據「生活」雜誌刋載，目前美軍內部已有五十多種地下反戰刋物廣泛流傳。在南越戰場，也有四種反戰刋物在極秘密和艱苦的情況下發行。有些士兵如安第・史德柏更進而在軍中策劃組織美國士兵工會來杯葛越戰。

在戰場上，美軍士氣亦已低到無可再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七日的「新聞週刋」，刋出評論員阿爾索普的文章，這樣寫道：

「駐越美軍的紀律和士氣有着極嚴重的惡化。……一個士兵寫道：『我是一個戰鬥步兵，一個被徵者，一個戰敗者，幾次回到後方，我們都被當作人渣看待，我寧願射殺我的指揮官更甚於敵人』。」

儘管美國政府把越戰看作是「反對共產主義侵略，保衛自由的戰爭」，可是美國士兵却不是這樣看，他們從不懂這場戰爭到懷疑，從懷疑到反對，最後走上了反戰的道路。

「我們不準備派美國人至九千或一萬哩外去做一些亞洲人應該自己去做的事情。」
——約翰遜總統，一九六四年十月

尼克遜在一九六九年初上台時，人民反戰情緒更爲激烈，爲了和緩一下國內不利的形勢及國外反對的聲浪，他在這一年的六月，提出了他的「尼克遜主義」，目的是把戰爭「越南化」，計劃大力加强西貢軍，並且推行「亞洲人打亞洲人」政策。

尼克遜雖然嘴裏喊着自越南撤軍，實際上並不願意真正撤退或全部撤退——在初期，他只準備在爲數超過五十萬的駐越美軍中，只撤去二萬五千人。

雖然當時美國人並不曉得他們的政府一方面口口聲聲說撤軍，另方面却在暗地裏計劃明年入侵柬埔寨，不過他們也只是把尼克遜與約翰遜看成是一丘之貉，不存厚望。因此美國人民仍然於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發動一百多萬人的反戰大示威，聲勢震撼了這個戰爭之國。

尼克遜主義

這政策的主要具體內容包括：

（一）以大量的空中軍事代替美國在印支的地面部隊：美國一向把印支當作他們新發明的武器的試驗場，越南的領空權早於一九六二年被美國破壞了，數千架大小不同形式的直升機載着美兵及軍需品在三千呎的上空橫衝直撞，但對這種行動美國並不認爲是一種侵略，甚至根本否認是在他國作戰。

一個支持者在軍事委員會上提及當地兵與美兵的區別時，乾脆答道：「當他們死掉時，你不用把他們運回來，直接了當的就地埋藏便可了事。」

「所謂戰爭『越南化』，就是叫屍體變膚色。」
——美駐國西貢大使邦克

表面看來，這些飛機都是叢林戰中最有效的運輸工具，但實際上它們的弱點也是極多的。一顆子彈擊中直升機的螺旋槳，也會使它掉下

來。據「時代」週刊報導：至一九七一年二月為止美國在印支已共損失了四千多架直升機。真正被擊落的當然不只此數。因為美國軍事發言人對「損失」的定義是：機身全部粉碎、散開。一般被擊落的飛機都被起重飛機「救回」，就算爛得像堆廢鐵，也只列入「受傷」名單內。

另外五角大樓還派遣了B五二重型轟炸機大炸北越及老撾等地區，投下無數五百磅至一萬磅的炸彈、燃燒彈及化學藥品。美國自認有權在越南使用生化武器，理由是它在一九二五年日內瓦談判禁用生化武器時，曾拒絶簽字。同時我們亦從前文的格林的報導中得知，美國是全世界第一個使用汽油彈的國家。

（二）為了「找尋改進和推動越戰越南化計劃的途徑」，首先策劃在各國扶植傀儡政權，並控制在手。美國政府干涉越南內政的陰謀，從吳庭艷歷十餘人以至阮高祺，格林已在前文中有很詳細的描述。

在柬埔寨，美國透過中央情報局的顛覆活動，於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策動朗諾—施里瑪達的右派集團，發動了柬埔寨政變，廢黜了走中立路線的施漢諾，控制了內政。美國捧出了朗諾政權，雖然盡量在他面上貼金，但也掩蓋不住柬埔寨人民的反對呼聲，讓我們看看澳洲作家W・貝芝在他的著作「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中所作的報導，便可清楚知道當時的民情和形勢了：

> 「數以千計的朗諾軍投誠了反抗力量，或者放下武器跑回鄉下去。很多時候，他們索性在軍營裏把武器堆在一起，通知當地的反抗領袖來取。在西部的馬德望地方，一個老游擊幹部聽到了施漢諾的號召後，急不及待地去向一連當地的朗諾軍隊游説，他們跟着他走進叢林裏，成立了一個重要的游擊根據地，數天後還得到了馬德望大學的一羣學生前來加入。在著名的吳哥窟附近的暹粒學生，集體地投向附近的反抗根據地。朗諾政權除了能集中軍力穩定首都局勢外，任何其他地方都可以見到這政權崩潰的跡象，那些軍隊全無鬥志。」

> 「至於朗諾原有的五十個營舊軍隊，在第一個月戰爭中已散了

「（在磅湛）那些示威者（據目擊者謂約有三千人）分佈在城鎮及路上，叫停了車輛，在車門上綵上『施漢諾萬歲』，並把親王的半身像分發給司機們。」

——法國記者J・龐蒙德，巴黎「世界報」一九七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十個，另外十個被瓦解或自動地走到反抗力量那邊去了，還有九個營則被束縛在防禦工作上。新招募的有三十五營新兵，由一些困倦的學生組成。這些新兵只能替反抗力量充當了武器的供應者而已。經過最初的六個星期後，原有的六個反抗根據地已經連絡起來，一支由營作單位的正規解放軍已被建立起來，他們的武器比朗諾軍隊的更爲優越。」（七十一——七十二頁）

這些揭竿而起的柬埔寨軍民所進行的武裝反抗，只經過半個月的時間，就在全國十七個省中的半數以上省份蔓延了開來。

在老撾，美國也有它的一套製造傀儡的秘方。

老撾的自主和中立，是在一九五四八月的日內瓦會議上得到國際肯定的，但到了一九五四年底，美國已開始在萬象設立「美國援外事務公署」，支配和監督「美援」在老撾的使用，使老撾王國的軍隊全賴美國的供養、裝備和訓練。

一九六二年七月，日內瓦召開了十四國擴大會議，協議保證老撾由左、中、右三派組成民族團結政府，實行獨立、中立的政策。美國的目標是控制中間派，扶助右派去打擊左派。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九日，美國製造了一次萬象政變，把中間派領袖富馬親王軟禁起來，脅迫他服從美國的老撾政策。

「秘密軍的規模有多大是無法確知的，那些接近可靠方面的人士透露，總數約爲四萬人。」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一九六九年底

爲了少用美軍而加强右派力量，美國政府用中央情報局的名義，出錢出軍火，收買了老撾「山地部落」的土匪、退役陸軍等組成隊伍，這便是那支由美國「顧問」在龍鎮基地直接指揮的王寶部隊。美國把這些人一批批的空運到泰國境內的美軍基地，由美國陸軍部隊加以組訓，然後再空運回老撾。這個「特種部隊」雖名爲萬象政府的「第二軍區」，但只聽命於美國中央情報局。美國政府對此有一套很古怪的邏輯替自己辯護：「中央情報局是美國政府中唯一能够進行這種秘密活動的機構，因爲它的活動不會違反日內瓦協定」！

泰國雖然暫時還未變成印支戰爭的戰場，但由於地理環境關係，美國已把它變爲軍事補給站及調動樞紐。在一九六七年前，泰國的騎兵只

> 「最使我吃驚的是美國能進行這樣大規模的活動，而參議院的人毫不知情。」
> ——參議員富爾布萊特
> 一九六九年十月三十日

擁有馬和落後的武器，近兩年來，已裝配了美製的M一一三型裝甲車及M四一型坦克車。泰國的空軍力量，以前只包括一些殘破的軍刀機及C四七型運輸機，近兩年來，已陸續改成新式F五型自由戰鬥機，並增添了大量新型直升機。

所有這些，都是尼克遜主義的「亞洲人打亞洲人」政策的活躍表現。

柬埔寨的戰火

> 「入侵柬埔寨開始了一個沒有界線的戰爭，很可能燎原跨過南亞洲至印度門口，甚而更遠。它與『胡志明小徑』或『越共隱蔽所』全不相干，而是代表着法國殖民主義崩潰後，美國自一九五四年來所訂下的接管政策的擴展。」
> ——W·貝芝「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

美國在七〇年四月三十日，藉口北越「危及現在越南美國人的生命安全」，和所謂「保衛柬埔寨的中立」，宣佈派遣美國——西貢軍入柬作戰。

爲了秘密部署這場進攻，在發動總攻勢之前的幾個月，美國政府不遺餘力地製造很多撤軍的輿論，除了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宣佈逐步撤退越南美軍外，還在總攻擊前十天，由尼克遜總統親自走上電視台，揚言在十二個月內撤退十五萬名在越南作戰的美國部隊，除此以外，更在各大宣傳工具上施放烟幕。例如「新聞週刊」在四月二十七日仍然充滿自信地說着：

「無論河內怎樣幹，最有可能的是尼克遜總統並沒有意圖使美國捲入柬埔寨的較大軍事冒險中。」

這些「估計」言猶在耳，而美國的飛機大砲之聲已響徹柬埔寨的上空了。

尼克遜面對的反應

西方國家對美國這次的獨斷獨行，都大有意見，五月十八日的「時代」週刊報導了各國的反應：

「較强烈的反應來自波恩。波恩担心美國可能瀕臨國內騷動危

險的邊緣，以致無力作爲歐洲各國的朋友和保護國，西德不但已公開拒絕承認美國出兵的主張，而且發表了强烈聲明，表示美國的行動使它遺憾。這是西德二十一年來第一次對美國重要舉動不予贊同。至於意大利，莫洛外長說，他的政府深感憂慮的是『柬埔寨事件，使世界各地區尋求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做法遭遇到更大的困難』。

「在英國，有六十一名國會工黨議員已表決譴責美國，至少還有十名議員拒絕支持威爾遜首相的中立姿態。這是威爾遜上台六年來所未有的最大違反黨紀事件。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國中，毫無保留地支持美國行動的唯有希臘一國。」

在美國國內，出兵柬埔寨的消息一經發表，全國嘩然，馬上引起一片抗議聲。全國性的大示威，學校的罷課，使美國局勢出現了「全國性危機」；「尼克遜政府國內外政策的最嚴重的危機」；尼克遜「處於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壞的境地」。

美國有四百多所大學舉行示威，抗議出兵柬埔寨，尼克遜爲要趕快把輿論壓制下去，就召來州兵對付示威學生。結果有六名學生被打死在校園內。槍聲震動了美國社會各階層。

至於尼克遜政府內部，從開始出兵柬埔寨到六月初這一段期間，已經有近十名高級官員提出辭職。據美國通訊社統計，在美國一百名參議員中，有五十多人通過各種方式公開反對尼克遜的對柬作戰政策。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公開指責尼克遜從事「一場憲法没有授權的、由總統決定的印支戰爭」。這些政治人物的內鬨，造成了美國國內的「分歧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廣、更深」的局面。

> 「不知道美國怎樣才能從其中（印度支那三國）任何地方脫身。」
> ——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富爾布萊特

柬埔寨的道路

金邊發生政變後，施漢諾親王到了中國，在三月二十三日（政變後五天）以國家元首的名義發表了五點聲明，主要是指控朗諾叛國及宣佈

解散其政權，公佈將成立民族團結政府，號召創立民族解放軍，在國內反抗美國及其伙伴，號召成立民族聯合陣線。

在四月二十四和二十五日，印度支那三國四方（柬、老、越南南方、越南北方）在「越南、老撾、中國邊境某處」舉行了印度支那人民高峯會議，柬埔寨的施漢諾、老撾愛國陣線的蘇發努馮、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阮友壽、北越的范文同發表聯合聲明，表示爲要應付時局的發展，三國四方決定聯合起來反抗一個擴大了的印支戰爭。中國對這個會議也作出了很大的支持。

五月五日，施漢諾在北京公佈了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政治綱領和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政治局名單，同時宣佈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領導下的王國民族團結政府成立。

以上的事件都說明了印度支那局勢已出現了急劇的發展，正如貝芝在他的書裏寫道：

> 「美國的戰爭方式——毀滅那些不能佔領的——當然使很多柬埔寨的城鎮受着如（Snoul）、（Memot）、（Krek）等同樣的命運，在邊境地區有些城市被炸至失了影跡，成千成萬的柬埔寨婦女、老人和孩子被屠殺來增加『越共』及後來的『高棉共』傷亡人數，但只要有一個侵略者留在柬埔寨、老撾及越南領土上，反抗仍然會繼續進行。」

美國政府的做法實際上是進一步把越南戰爭擴大爲印度支那戰爭，把印度支那三國戰區聯成一片。

再次擴大戰爭——進兵老撾

「紐約時報」概括美國的越戰政策說：「美國捲入越南，使它陷入了既打不贏又不願輸的地位」，爲了挽救這種「膠着」的劣勢，尼克遜又準備了下一次的軍事冒險。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美國又再一次把印度支那戰爭提升到一個新

「美國的戰俘留在北越一天，我們也要保留一些軍隊在南越。」

——尼克遜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

「對華盛頓關於美軍沒有進入老撾作戰的聲明仍是一個疑問，上週前線報導了美國特種部隊參作戰的消息。」

——「新聞週刊」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約翰遜政權爲了爭取軍事上的勝利，把在南越作戰的美軍增加到五十餘萬人。尼克遜政權同樣爲了軍事上的勝利，利用亞洲國家的地面部隊加上美國的空軍，創造一套新的代理戰爭的理論。無論兩者的方式怎樣不同，但迷信武力，用實力爭取勝利的信念則一。」

——日本「朝日新聞」七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美國轟炸四個國家，侵入兩個國家，目的是從一個國家『撤退』。」

——「倫敦經濟時報」，駐華盛頓通訊員格林威

階段，二萬名西貢軍隊在大量美國空軍配合之下攻進了老撾境內。儘管美國國務卿羅杰斯提出了一些毫無道理的藉口，宣稱轟炸老撾是什麼「要保衛在越南南方美國士兵的生命」，什麼「拯救美軍戰俘」，什麼「美國飛機在他國上空作保護性反應」，什麼「護衛偵察機」等等，但美國「前衛週報」對美國這次大舉進攻老撾的理由却說得更爲明白：

「在美國採取了對柬埔寨的軍事冒險行動之後的數月間，柬埔寨三分之二的土地，已獲得解放，牢固地掌握在柬埔寨愛國武裝力量手中。尼克遜要醫治他的創傷，他要使越南南方解放武裝力量和柬埔寨愛國武裝力量和越南北方分割開來，和社會主義國家分割開來。他還希望解除老撾的龍鎮和桑通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基地被包圍的狀態，這兩個基地，是美國在老撾境內保存的僅有的基地了。」

美國去年在進攻柬埔寨中曾嘗過了國內激烈反對的教訓，故此它這次在採取行動前封鎖了新聞，發動戰爭後又「此地無銀」地急忙聲明美國地面部隊没有參加作戰，「是完全符合國際法的」，目的是盡量避免引起譴責。

在老撾戰場上，巴特寮部隊初期避過了直接與美空軍和西貢軍接觸，因此進攻軍隊在第九號公路上撲了一個空，而這時巴特寮部隊却猛攻美國基地、王寶的竄穴龍鎮。

美國這次擴大印支戰爭的行動，受到很多公正輿論的譴責，美國的「紐約時報」在二月七日發表社論說：「美國的戰略並非撤出越南，而是玩遊戲——危險的戰爭遊戲——使美國有更深地陷入一個更廣泛的東南亞戰爭中的威脅。」九日又發表社論，指斥美國「不是基於要求和平及擺脫戰爭，而是想擴大和延長戰爭。」十三日發表社論說：美國「想跳出越南戰爭失敗的泥沼，更加顯得遙遙無期。」

更在十五日發表了充滿譴責語調的社論說：

「老撾和它的鄰國越南、柬埔寨一樣，對美國的轟炸，已經有了長期和痛苦的經驗。近幾年來，美國加强使用空中力量，猛烈轟炸老撾東北地區，使數以十萬計的老撾人民失了家園；無數居民被

殺害和變成殘廢。許許多多的村莊遭蹂躪，田野、森林被破壞，正如柬埔寨和越南遭到的情況一樣。」「總統和他們的助手們說，他們的行動是爲了挽救美國人的生命。這是一個極其可疑的論調。在任何情況下，美國人必須自問，他們是不是有權繼續犧牲數以百萬計的無辜的東南亞人的生命和財產。」

美國的擴大戰爭行動，引起了國內外的反美政府情緒，在國內，一些反戰分子把國會大樓炸了一角，宣稱「這是爲抗議尼克遜干涉老撾幹的」；在越南，學生反美行動到了新高潮，使軍方命令一切駐越美國人要遠離有人居住的地方。此外，歐洲及亞洲國家都發生了反美示威。

中國政府和外交部，一向注意印度支那局勢的發展，尤以這次老撾局勢爲著。從一月二十五日到二月十二日，中國政府在十九天內連續發表了四個聲明。在二月十二日的聲明中，特別提到「老撾是中國的近鄰」，美國「對老撾的侵略，也是對中國的嚴重威脅，中國人民絕不能等閒視之。」在三月初，中國總理周恩來更率領了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北越，事後發表了聯合公報，聲明「中國人民決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犧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國人民」，語氣之嚴厲是多年外交措辭上所罕見的。

印支三國的最高層領導人物，在這期間亦互相進行訪問和會晤，除了分別發表聲明和聯合譴責美國——西貢軍的入侵外，並表示要堅決打到底，決不妥協。

據一般西方報導，美國今次進軍老撾的戰略，是以西貢軍力爲主要地面作戰部隊，以試驗尼克遜的「越南化」計劃。但自三月底以來，西貢軍所得到的是空前的慘敗。美國的無限制使用空中力量亦不能帶來政治上或軍事上的勝利。據統計，從二月八日至三月二十五日，美國——西貢軍入老撾作戰四十五天，共損失了軍隊一萬六千多人，損失飛機四百九十多架，損失軍車五百五十多輛，損失大砲一百多門。究竟五角大樓現在怎樣採取下一步驟？如一些人所希望的就此縮手？或是會進一步鋌而走險，不顧一切地使用準備好了的核武器？或者進兵北越？目前還

是難於推測，但連英國保守黨極右派人物伊諾克・鮑威爾也已看到美國的印支戰爭的前途了，他在最近的演說中這樣說：

「美國軍事力量在東南亞絕對無法贏得任何政治結果。在這戰爭裏，美國可以打勝一切的戰役，但是，美國却無法贏得最後的戰爭。」

印度支那戰爭的前瞻

英文版的「越南！越南！」是在一九六六年出版的。今天，經過了五年，我們把這本書譯成中文出版，是由於我們覺得這本書提供了極其充實的材料和證據，足以說明越南戰爭的本質。

五年前，格林在這本書中，引用了「紐約時報」的評論，說明美國的越戰政策依循着一條沒有理性的邏輯，即不斷以擴大戰爭來挽救它的失敗。經過五年之後，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把越南戰爭擴大成印度支那戰爭，而所受到的挫敗也更加大。美國今天加緊武裝西貢軍，搞越戰「越南化」計劃，是想還原到越戰開始時的美國「顧問」階段，但這也肯定不會成功。

五年前，格林在這本書中，號召美國人民以言論及行動反對美國當政者的越戰政策。這以後，美國人民的確行動起來了。一個接一個的大規模反越戰示威，而結果如何呢？肯特大學的槍聲喚醒美國人民，清楚地認識到尼克遜政府的對外實行戰爭政策、對內實行鎮壓政策的真面目。現在，美國人民已認識到，光有言論及示威行動是不够的了，他們已開始用炸彈、槍械來表示他們對美國現行社會制度的極度不滿。現在，美國政府陷入了內外作戰的境地。

五年前，格林已在本書中稱讚越南人民所從事的這一場反侵略戰爭是「英雄的史詩」，而今，這史詩是更壯麗了。印支三國已打成一片，美國要征服他們，是絕對不可能的。胡志明所說的「決戰決勝」，就是越南人民從事這場戰爭的必至的前途：他們決心打到底，他們亦一定會

勝利。這一點，不僅先進的人們看到，就連美國統治層中也有人清楚看到了。

五年前，格林還苦口婆心地勸告美國當政者自動退出越南，而五年後，美國反而把戰爭擴大到整個印度支那半島上去。今天，尼克遜總統仍是口口聲聲地說要撤退，但他的「越戰越南化」政策、「亞洲人打亞洲人」政策、「無限制地在印度支那使用美國空中力量」政策，則在在說明美國當權者要和印度支那人民及亞洲人民作對到底，說明美國政府反對印度支那人民獨立的做法是十分頑固的。美國決不會自動退出印度支那，而至多只是變換侵略的方式。這一點，在今天看來，是比五年前清楚得多了。

五年前，格林在本書的「結語」中說，美國從事這場最黑暗的戰爭，一定會「自食其果」。現在，這論斷已不是一種設想，而是變成現實了。越南人民的反侵略戰爭，爲各小國作出了榜樣，一股反對美國霸權主義和經濟壟斷的潮流，正從西歐、拉美和世界上其他地區興起，美國在全世界的經濟利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美國的經濟地位和國際地位則在迅速下降。這就是美國從事越南戰爭的「自食其果」的下場。

印度支那戰爭還沒有結束。但是，結局已很明顯：美國是一定要離開印度支那的，不過不是自動退出，而是被打出去。因爲正如格林在五年前的「結語」中所說：「這場戰爭是非法的，越南人民知道，全世界人民知道，亦愈來愈多的美國人知道。」既如此，那麼誰會得到勝利，不是十分明顯的事嗎？

從越南戰爭到印度支那戰爭

(1966年以後的圖片補充報告)

本　社　編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的武裝力量不斷發展。



南越廣南省的解放陣綫軍隊進攻安和的美軍據點。



1966 年，美軍的傷亡數字有顯著增加。





1967 年 881 高地的戰鬥中，美軍陣亡 118 人，受傷 336 人，負責運輸死傷者的直升機大爲忙碌。



1968年南越解放陣綫發動的新春攻勢，對於駐越美軍的生還者來說，就像是一場惡夢。



溪山的美軍，計算着自己僥倖生存的日子。





順化市內。美軍死傷纍纍。暴屍街頭。





1968年南越解放陣綫新春攻勢的戰果：

殲滅美軍　　一萬多人
殲滅西貢軍　四萬多人
瓦解西貢軍　二十萬人
擊毀美機一千五百多架
擊毀美軍車　四千多輛
擊毀美軍艦和砲艇
　　　　　　五十多艘

一個南越少年，在美國軍車上見到了他的十五歲的姊姊——她已被美軍殺死了。



和傷亡的慘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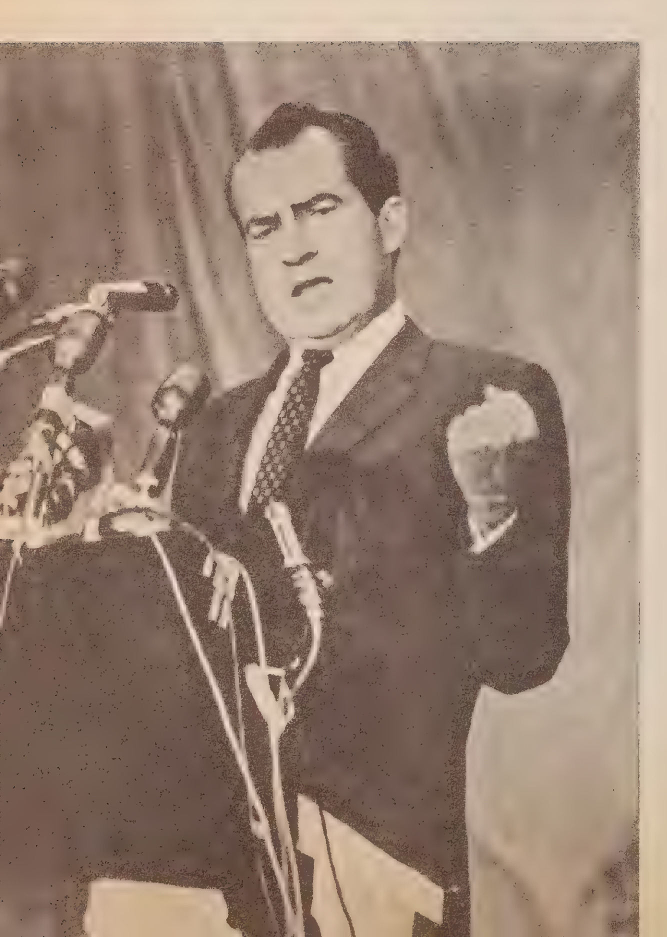


激起了美國國內人民的反越戰浪潮




RADCLIFFE
HARVARD
STOP THE KILLING

尼克遜主義登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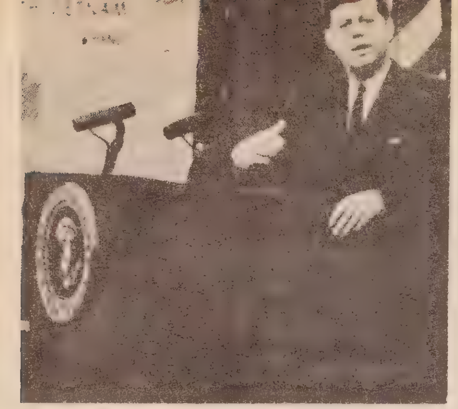


但是，美國却在 1970 年 4 月，把戰火從越南擴大到柬埔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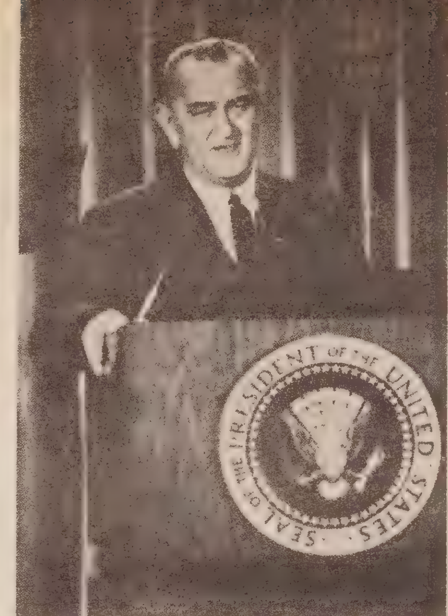
他說要撤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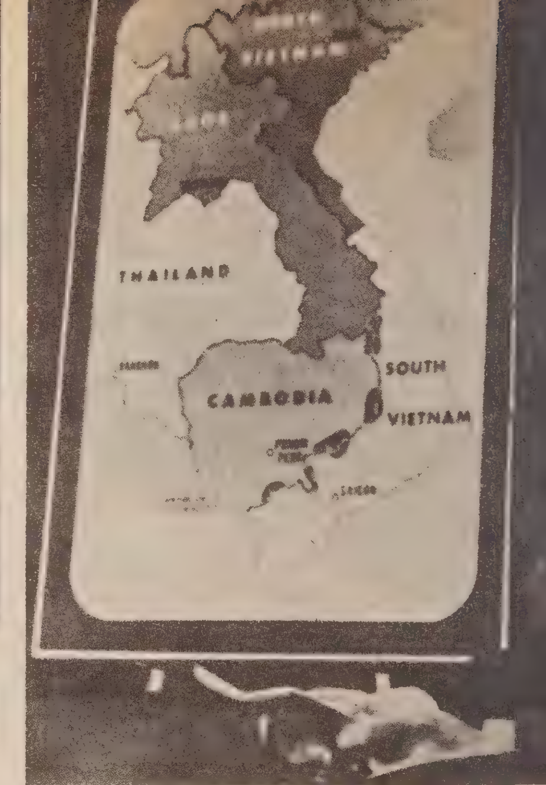
美軍在東埔寨前綫佈防。



甘迺迪：特種戰爭



約翰遜：轟炸北越



尼克遜：進兵柬埔寨

從越南戰爭

到印度支那戰爭



「在柬埔寨發生的一次親美政變，它是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安排下進行的。」

——法國「巴黎日報」

遭龍諾軍隊殺害的越南僑民，屍體沿湄公河飄流而下。

昨天在越南，今天在柬埔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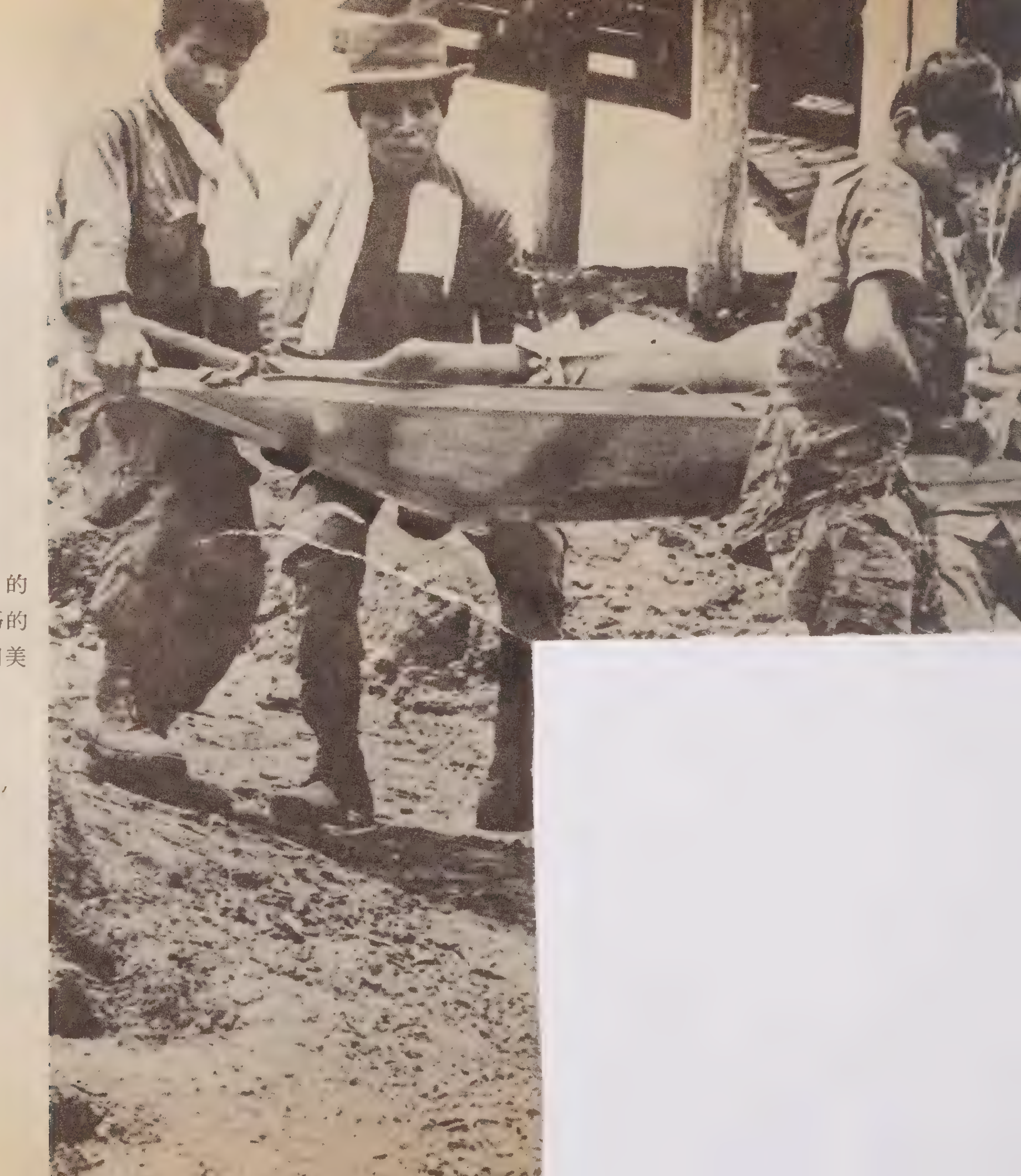
柬埔寨人民被迫離開他們的家園。





1970年4月24、25日，柬埔寨元首施漢諾、老撾愛國戰綫黨主席蘇發努馮、南越解放陣綫主席阮友壽和北越總理范文同，舉行了印度支那最高級會議，並發表聯合聲明，表示要加强團結、英勇戰鬥，直到最後全面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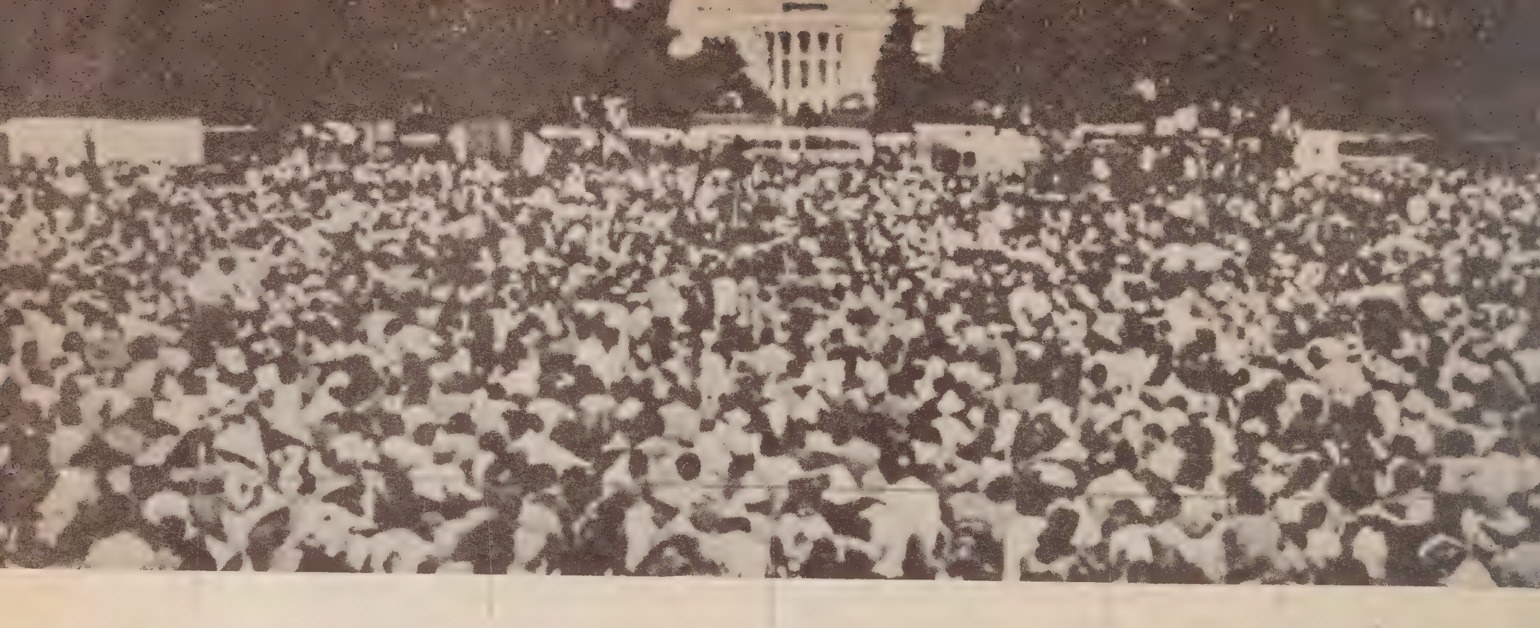




「越戰越南化」的特點是：不必把死傷的西貢軍和龍諾軍運回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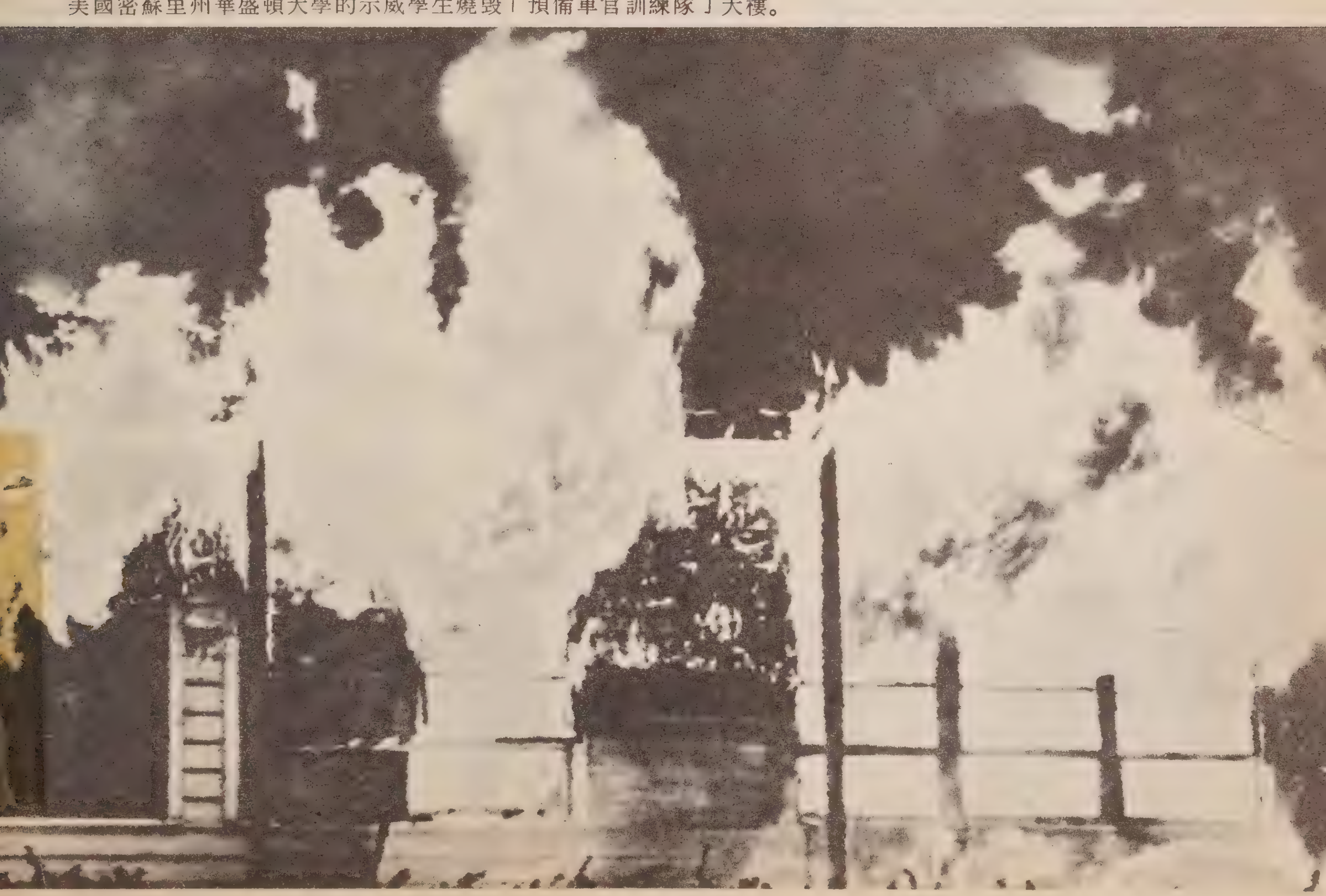


在柬埔寨被擊落的美國直升機。



美國人民已無法容忍了：幾百萬學生舉行了空前規模的反侵東示威。

美國密蘇里州華盛頓大學的示威學生燒毁「預備軍官訓練隊」大樓。





學生反抗了——把催淚彈回敬軍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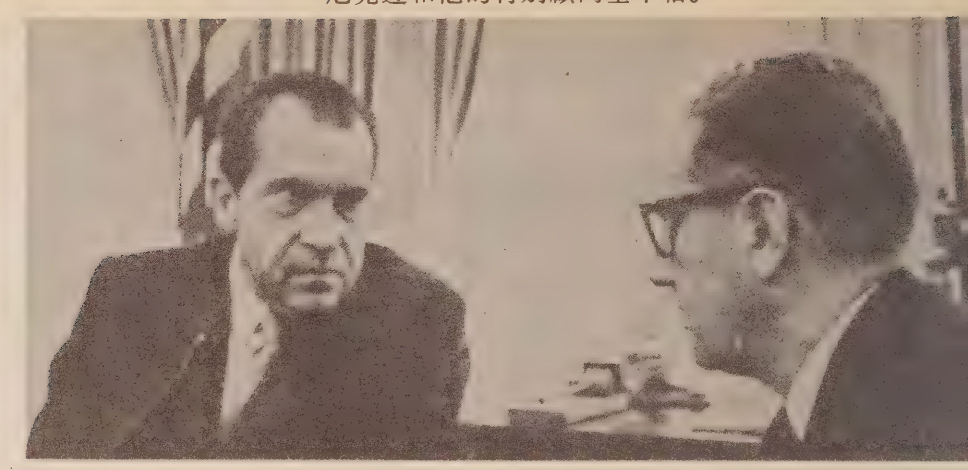
尼克遜政府出動大批軍警鎮壓。

肯特大學的四名學生被軍警殺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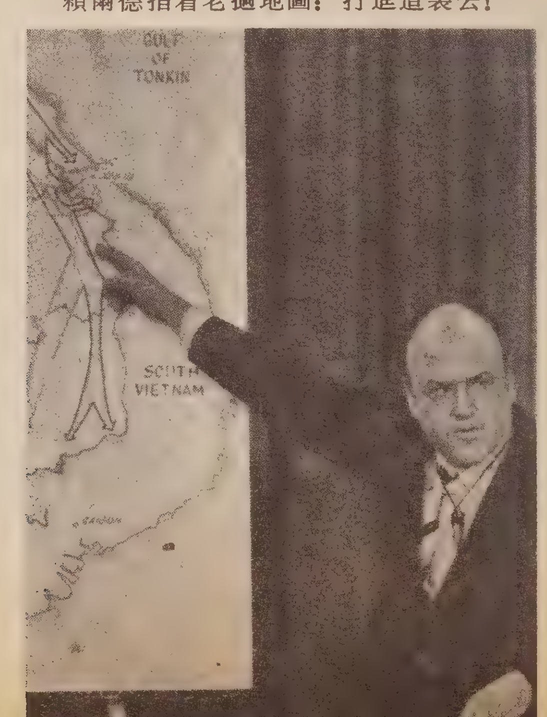
還要殺死多少人啊?

HOW
MANY
MORE
?

尼克遜和他的特別顧問基辛格。



賴爾德指着老撾地圖：打進這裏去！



「戰爭依循着一條没有理性的邏輯：升級所受的挫敗愈大，便愈有將戰爭加倍擴大的傾向。」

——美國「紐約時報」



於是，大批西貢軍在美軍配合下開進了老撾國境。



巴特寮的砲兵陣地。



西貢軍被殲滅了三分之二。

在老撾境内受創的西貢軍，倉惶奔向前來救援的美國直升機。



一架入老撾作戰後回到溪山的美國眼鏡蛇直升機。據美國官方的統計，這架飛機不列入損失的名單内,因爲我們仍然看得見它。



1971年2月8日至3月25日
美國——西貢軍入老撾作戰45天
軍隊損失一萬六千多人
飛機損失四百九十多架
軍車損失五百八十多輛
大砲損失一百多門



「在兩個世紀所有的（美國）總統中，支持我的人比之其任何別的總統的人都少。」

——尼克森



「尼克遜的政治生涯顯然在老撾南部被斷送了。」
——美國「前衛」周報





「如果美國現在承認失敗而回國……
那麼整個東南亞，整個太平洋，在中東，在
歐洲，在全世界，美國就會遭受打擊……
這種打擊可能是無法彌補的。」

——尼克遜電視談話，
1971年3月22日



美國參謀總長
威斯特摩蘭最
近說：「一支
沒有紀律、沒
有士氣、沒有
自豪感的軍
隊，對於它宣
誓要保衛的國
家來說是一種
威脅。」

——美國「新聞周刊」，
1971年1月11日



而戰爭的一方却如此英勇。

南越廣治省的女游擊隊員。





北越的防空民兵。



各國公衆更站在印支人民一方，
抗議美國侵略越南和印支。

澳洲墨爾本的示威。



法國公衆集會抗議美國侵略印支。



倫敦公衆在美國大使館前示威。



委內瑞拉學生燒毀尼克遜的模擬人像。

印度支那戰爭的前途如何？
不是很明顯了嗎？

越南！越南！

（英）菲列克斯・格林編著

*

附録：從越南戰爭到印度支那戰爭

七十年代月刊編

*

七十年代雜誌社出版

香港文咸東街 83 號三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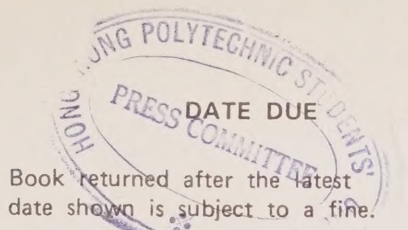
*

光藝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香港英皇道六五七號四樓

*

1971 年 6 月版



DATE DUE



Book returned after the latest date shown is subject to a fine.



出　版　說　明

英國作家菲列克斯・格林（Felix Greene），是英國廣播電台（B. B. C.）的著名記者。他在英國劍橋大學畢業，近十多年却在美國加里福尼亞州居住，担任英國廣播電台的駐美國特派員。最近，格林回到英國工作。

「越南！越南！」是格林居住在美國時編寫的。由於他長年在美國從事新聞工作，因此他寫這本書是用美國人的身份來寫，並且主要地是寫給美國人看的。正如作者在書前的「序」中所說的那樣，這本書只是「叙述出一系列準確的顯著事實和決定」，目的是作者深信：「如果美國人民對越戰背境及在他們名義下做的事情知道得多一些，他們就能夠、而且一定會立即堅持這場戰爭必須結束。」

「越南！越南！」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攝影的報導」，作者選用了大量西方通訊社的圖片，再加上簡潔的說明，像放電影一般地介紹了越南戰爭的歷史及發展過程。編排緊凑而生動，使人看後有若置身於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第二部分是以「美國及越戰」爲題的文字著作，譯成中文共有四萬多字，從在法國人統治下的越南一直介紹到美軍大量參戰。作者本着强烈的正義感，把搜集到的豐富的歷史材料，用特有的淸麗流暢、而又一針見血的筆法，生動地叙述出來。圖片部分和文字部分可以獨立地看，也可以互相參看。整本書是極有歷史價值及文學價值的著作。

「越南！越南！」的英文原書在一九六六年由倫敦的佐納頓岬公司（Jonathan Cape）出版。從那時候，到現在，越南戰爭已發展成爲印度支那戰爭。戰爭擴大了，而一些在五年前還看不淸楚的問題，現在是淸楚得多了。爲此，本社編輯部編寫了本書的附錄，仍然按照格林在「越南！越南！」中所使用的方式，分文字和圖片兩部分，盡可能具體地叙述這五年來在印支戰場上的變化和發展，作爲原書的補充。

七十年代月刊社，1971年

定價港幣六元